

韓非子集解

一  
函六冊



長沙王先謙先生註

韓非子集解

掃葉山房石印

民國十四年石印



發

上海彩衣街

上海棋盤街

行 蘇州閶門內

漢口四官殿

所

松江馬路橋

序

韓非處弱韓危極之時以宗屬疏遠不得進用目擊游說縱橫之徒顛倒人主以取利而奸猾賊民恣為暴亂莫可救止因痛嫉夫操國柄者不能伸其自有之權力斬割禁斷肅朝野而謀治安其身與國為體又燭弊深切無絲見之行事為書以著明之故其情迫其言覈不與戰國文學諸子等迄今覽其遺文推迹當日國勢苟不先以非之言殆亦無可為治者仁惠者臨民之要道然非以待奸暴也孟子導時王以仁義而惡言利今非之言曰世之學術者說人主不曰乘威嚴以因姦衰而皆曰仁義惠愛世主亦美仁義之名而不察其實蓋世主所美非孟子所謂仁義說士所言非仁義卽利耳至勸人主用威唯非宗屬乃敢言之非論說固有偏激然其云明法嚴刑救羣生之亂去天下之禍使強不陵弱衆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長此則重典之用而張弛之宜與孟子所稱及聞暇明政刑用意豈異也既不能行之於韓而秦法閭與之同遂以鉏羣雄有天下而董子迺曰秦行韓非之說致非奉使時秦政立勢成非往卽見殺何謂行其說哉書都二十卷舊注罕所揮發從弟先慎為之集解訂補闕論推究義蘊然後是書釐然可誦主道以下蓋非平日所為書初見秦諸篇則後來附入者非勸秦不舉韓為宗社圖存盡至無但君子於此尤

悲其志焉光緒二十二年冬十二月葵園老人王先謙序

弁言

韓非子舊有尹知章注見唐書藝文志不載卷數蓋其亡久矣元何林稱舊有李瓚注李瓚無考宋乾道本不題姓名未知孰是太平御覽事類賦初學記注所引注文與乾道注本合則其人當在宋前顧其注不全備且有舛誤近儒多所匡益因旁采諸說聞均已見為韓非子集解一書其文以宋乾道本為主間有謬脫據它本訂正焉光緒二十一年孟冬月長沙王先慎

攷證

漢書藝文志法家韓子五十五篇

名非韓諸公子使秦李斯害而殺之

隋書經籍志子部法家韓子二十卷目一卷

韓非撰

舊唐書經籍志丙部子錄法家韓子二十卷

韓非撰

唐書藝文志丙部子錄法家韓子二十卷

韓非撰尹知章注韓子卷亡

宋史藝文志子類法家類韓子二十卷

韓非撰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子類法家類韓非子二十卷

右韓非撰非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

法術之學作孤憤五蠹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秦王見其書歎曰得此人與之遊死不憾矣

急攻韓得非後用李斯之毀下吏使自殺書凡五十五篇其極刻覈無誠惻謂夫婦父子舉不足相信而有解老喻老篇故太史公以為大要皆原於道德之意夫老子之言高矣世皆怪其流裔何至於是殊不知老子之書有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及欲上人者必以其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其身後之之言乃詐也此所以一傳而為非歟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法家類韓子二十卷 韓諸公子韓非撰漢志五十五篇今同所謂孤憤說難之屬皆在焉

王應麟漢藝文志攷證韓子五十五篇 史記韓非傳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注新序曰申子書號曰術商鞅書號曰法皆曰刑名東萊呂氏曰太史公謂非喜刑名法術之學則兼治之也索隱按韓子書有解老喻老二篇是亦崇黃老之學也今本二十卷五十六篇辨見後沙隨程氏曰非書有存韓篇故李斯言非終為韓不為秦也後人誤以范睢書廁于其書之閒乃有舉韓之論通鑑謂非欲覆宗國則非也

困學紀聞十 韓子曰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

也以商鞅之法為殷法又託於仲尼法家侮聖言至此 又吏者民之本綱也聖人治吏  
不治民

內備說  
右下

斯言不可以韓非廢

國朝四庫全書總目子部法家類韓子二十卷

內府  
藏本

周韓非撰漢書藝文志載韓子五

十五篇張守節史記正義引阮孝緒七錄載韓子二十卷篇數卷數皆與今本相符惟王  
應麟漢藝文志考證作五十六篇殆傳寫字誤也其注不知何人作者考元至元三年何林  
本稱舊有李瓚注鄙陋無取盡為削去云云則注者當為李瓚然瓚為何代人林未之言  
王應麟玉海已稱韓子注不知誰作諸書亦別無李瓚注韓子之文不知林何所據也林  
本僅五十三篇其序稱內佚姦劫一篇說林下六微內似煩以下數章明萬歷十年趙用  
賢購得宋槧與林本相校始知舊本六微篇之末尚有二十八條不止林所云數章說林  
下篇之首尚有伯樂教二人相踉馬等十六章諸本佚脫其文以說林上篇田伯鼎好士  
章逕接此篇蟲有虺章和氏篇之末自和雖獻璞而未美未為玉之害也以下脫三百九  
十六字姦劫篇之首自我以清廉事上以上脫四百六十字其脫葉適在兩篇之間故其  
次篇標題與文俱佚傳寫者各誤以下篇之半連於上篇遂求其下篇而不得其實未嘗  
全佚也今世所傳又有明周孔教所刊大字本極為精楷其序不著年月未知在用賢本



前後考孔教舉進士在用賢後十年疑所見亦宋槧本故其文均與用賢本同無所佚闕  
今卽據以繕錄而校以用賢之本考史記非本傳稱非見韓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  
能用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說林說難十  
餘萬言又云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其孤憤五蠹之書則非之著書當在未入秦前史  
記自敘所謂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者乃史家駁文不足為據今書冠以初見秦次以存韓  
皆入秦後事雖似與史記自序相符然傳稱韓王遣非使秦秦王說之未信用李斯姚賈  
害之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之藥使自殺計其間未必有暇著書且存韓一篇終以李斯  
駁非之議及斯上韓王書其事與文皆為未畢疑非所著書本各自為篇非歿之後其徒  
收拾編次以成一帙故在韓在秦之作均為收錄併其私記未完之彙亦收入書中名為  
非撰實非非所手定也以其本出於非故仍題非名以著於錄焉

四庫全書子部法家類存目韓子迂評二十卷

內府藏本

舊本題明門無子評前列元何休

校上原序署至元三年秋七月庚午結銜題奎章閣侍書學士考元世祖順帝俱以至元  
紀年而三年七月以紀志干支排比之皆無庚午日疑子字之誤奎章閣學士院設於文  
宗天歷二年止有大學士尋陞為學士院始有侍書學士則并進是書在後至元時矣觀

其序中稱今天下所急者法度之廢所少者韓子之臣正順帝時事勢也門無子自序稱坊本至不可句讀最後得何狝本字字而讐之皆不失其舊乃句為之讀字為之品間取何氏注而折衷之以授之梓人云云蓋趙用賢翻刻宋本在萬歷十年此本刻於萬歷六年故未見完帙仍用何氏之本然狝序稱李瓚注鄙陋無取盡為削去而此本仍間存瓚注已非何本之舊且門無子序又稱取何注折衷之則併狝所加旁注亦有增損非盡其原文蓋明人好竄改古書以就已意動輒失其本來萬歷以後刻版皆然是書亦其一也門無子不知為誰陳深序稱門無子俞姓吳郡人篤行君子然新舊志乘皆不載其姓名所綴評語大抵皆學究八比之門徑又出狝注之下所見如是宜其敢亂舊文矣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韓子二十卷 周韓非撰凡五十五篇舊本多所佚脫明趙用賢始

得宋槧校補又周孔教家大字刻本與趙本亦同今用以互校視他刻本為完善其注不知何人作元何狝稱為李瓚未知何據也

孫氏祠堂書目諸子法家韓非子二十卷

一明趙用賢刊本一明吳勉學刊本一明萬鼎刊本一明十行本缺二卷一依宋刻校本

盧文弨羣書拾補韓非子

是書有明馮舒已蒼據宋本道藏本以校張鼎文本外又有

明凌瀛初本黃策大字本今并以校明神廟十年趙用賢二十卷全本而以是者大書其

異同作小字注於下此書注乃元人何林刪舊李瓚注而為之者亦甚略且鄙謬者亦未刊去明孫月峯評點本并無注茲不取在所校本中

吳山尊重刻韓非子序 翰林前輩夏邑李書年先生好藏古書精槧而宋乾道刻本韓非子尤其善者嘉慶辛未先生方為吾省布政使察賑鳳潁龜呂後進禮謁於塗次求借是書先生辭呂在里中又六年丙子六月余在揚州先生督漕淮上專使送是冊來迺屬好手影鈔一本呂原本還先生明年丁丑五月攜至江甯孫淵如前輩憇魚付梓又明年戊寅五月刻成而淵如已歸道山可痛也是本為明趙文毅刻本所自出卻有呂他本改易處元和顧君千里寶為余校刊千里十四年前已見此冊挾摘標舉具道此槧之所呂善宋整誠至寶得千里而益顯矣千里別有識誤三卷出呂贈余坵刻書後仍歸之千里昔竊為朱文正師恭跋

御製文及代擬 進御文屢邀

兩朝褒賞文正曾呂 奏聞

今上退謂其子錫經必呂藁選龜聽入私集且與龜書曰一不可掠人之美一不欲亂我之真也龜老且病然尚思假年居業呂期有呂自立不敢鷄披隼翼鹿蒙虎皮也是年月

陽在己巳已舛舊史氏吳彙序

顧千里韓非子識誤序 予之為韓子識誤也歲在己丑客於揚州太守陽城張古餘先生許宋槧本太守所借也與予向所得述古堂影鈔正同第十四卷失第二葉以影鈔者補之前人多稱道藏本其實差有長於趙用賢刻本者耳固遠不如宋槧也宋槧首題乾道改元中元日黃三八郎印亦頗有誤通而論之宋槧之誤由乎未嘗校改故誤之迹往往可尋也而趙刻之誤則由乎凡過其不解者必校改之於是而并宋槧之所不誤者方且因此以至於誤其宋槧之所誤又僅苟且遷就仍歸於誤而徒使可尋之迹混焉豈不惜哉予讐勘數過推求彌年既窺得失乃條列而識之不可解者未敢妄說庚午在里中友人王子涓為之寫錄間有所論厥後攜諸行篋隨加增定甲戌以來再客揚州值全椒吳山尊學士知宋槧之善重刊以行復舉識誤附於末竊惟智叅學短曾何足云庶後有能讀此書者將尋其迹軌以不敏為之先道也嘉慶廿一年歲在丙子秋八月元和顧廣圻序

先慎按藏本有南北之分故顧氏與盧氏所校多不合

孫詒讓札迨卷七

韓非子某氏注

吳彙景宋乾道刻本  
圓增讀韓非子校

顧廣圻識誤校  
盧文弨羣書拾補校

日本滿版  
王念孫

讀書雜誌餘篇校  
俞樾諸子平議校

佚文

先慎案史志載韓子五十五篇與今本合似無殘脫而其佚文不下百餘條今推究其  
義凡可補者悉注本文之下其不能附麗者都為一類俾後之讀者有可考焉

明主之治國也適其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其刑罰  
以禁姦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置賞而不望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

也羣書治要  
卷四十一引

解狐與邢伯柳為怨趙簡主問於解狐曰孰可為上黨守對曰邢伯柳可簡主曰非子之

讐乎對曰臣聞忠臣之舉賢也不避仇讎以上又見藝文類聚  
卷二十二邢並作荆其廢不肖也不阿親近簡

主曰善遂以為守邢伯柳聞之乃見解狐謝解狐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往矣怨子如異

日羣書治要  
卷四十一引

師曠鼓琴有玄鶴銜明月珠在庭中舞以上又見初學  
記卷十六注引失珠曠掩口而笑北堂書鈔卷  
一百九引

孫叔敖冬日黑裘夏日葛衣北堂書鈔卷一  
百二十九引

孫叔敖相楚糲飯菜羹以上又見初學記卷二十  
六注引相楚作為令尹枯魚之膳北堂書鈔卷一  
百四十三引

昔齊桓公入山問父老此為何谷荅曰臣舊畜牛生犢以子買駒少年謂牛不生駒遂持

而去傍鄰謂臣愚遂名愚公谷藝文類聚卷九引事又見劉向說苑

勢者君之馬也威者君之輪也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從則馬良民和則輪利為國

有失於此覆輿奔馬折策敗輪矣輿覆馬奔策折輪敗載者安得不危藝文類聚卷五十二引

聖人立法賞足以勸善威足以勝暴備足以必完藝文類聚卷五十四引

水激則悍矢激則遠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九引

楚王有白猿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熙戲也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猿擁樹號

矣由基楚共王之臣養叔也調調張也矯直也擁抱也案此見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九引事類賦卷十三注引同熙字作嬉戲二字無始字

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也願恕反性則貴矣適情

知足則富矣明生死之分則壽矣太平御覽卷四百五十九引

木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鏢太平御覽卷四百五十九引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

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而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

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行不

德而武王滅之王恃險而不修德舟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太平御覽卷四百五十九引

與人成與則願人富貴也非與人仁不富不貴則與不集也太平御覽卷四百七十二引

加脂粉則膜母進御蒙不潔則西施棄野學之為脂粉亦厚矣太平御覽卷六百七引

勢者君之與也威者君之策也臣者君之馬也民者君之輪也勢固則與安威定則策勁

臣順則馬良人和則輪利而為國皆失此有覆輿走馬折策敗輪矣太平御覽卷六百二十引與藝文類聚引

合文不

為人君者猶壺也民猶水也壺方水方壺圓水圓外儲說壺作孟太平御覽卷六百二十引

孫叔敖相楚衣殺羊裘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四引

公儀休相魯其妻織布休曰汝豈與世人爭利哉遂燔其機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引

舜耕於歷山農者讓畔漁於河濱漁者讓澤太平御覽卷四百二十四又八百二十二引歷山農侵畔舜往耕其年讓畔

物有所宜才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為意林卷一引

愛人不得獨利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得獨害待非而後害之意林卷一引

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惡意林卷一引

韓非子序○先慎曰此全鈔史記列傳不得為序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其本於黃老○先慎曰史記作其為人吃

口○先慎曰史記作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先慎曰史記有而字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李斯自以為不如非

見韓之削弱數以書干韓王○先慎曰史記干作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病治國不務○先

慎曰史記不務下有脩明其法制執勢○先慎曰史記執勢求入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實之上以為

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莖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所用非所養所養

非所用○先慎曰史記二句廉直不容於邪枉臣○先慎曰史記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

孤憤五蠹內外儲○先慎曰史記說難五十五篇十餘萬言○先慎曰史記無五十五篇

後人彙集飾令一篇全載商君書姦劫弑臣厲憐王國策以為荀子○先慎曰史記初見秦存韓二篇係

書韓詩外傳同以五十五篇為非自作誤史記此下全載說難篇○先慎曰史記人或傳其書至秦秦

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遊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先

慎曰史記○先慎曰史記秦因急攻韓韓始不用○先慎曰史記下韓字及急乃遣韓非使秦○先慎曰

有也字○先慎曰史記秦王悅之未任用○先慎曰史記李斯害之○先慎曰史記李秦王曰○先慎曰史記秦

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情也○先慎曰史記今王不用

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過法誅之○先慎曰史記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



人遺藥令早自殺  
人赦之非已死矣

○先慎曰史記遺下有非字令作使無早字

韓非欲自陳不見

○先慎曰史記見上有得字

秦王後悔使

乾道改元中元日黃三郎印

韓非子目錄

第一卷

初見秦第一

存韓第二

難言第三

愛臣第四

主道第五

第二卷

有度第六

二柄第七

揚權第八

八姦第九

第三卷

十過第十

第四卷

孤憤第十一

說難第十二

和氏第十三

姦劫弑臣第十四

○先慎曰趙本弑作殺

第五卷

七徵第十五

備內第十七

飾邪第十九

三守第十六

南面第十八

第六卷

解老第二十

第七卷

喻老第二十一

第八卷

說林下第二十三

安危第二十五

用人第二十七

大體第二十九

說林上第二十二

觀行第二十四

守道第二十六

功名第二十八

第九卷

內儲說上七術第三十

第十卷

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

第十一卷

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

第十二卷

外儲說左下第三十三  
○先慎曰乾道本無下字據趙本補

第十三卷

外儲說右上第三十四

第十四卷

外儲說右下第三十五  
○先慎曰乾道本無下字據趙本補

第十五卷

難一第三十六  
○先慎曰以下目趙本不誤行

難二第三十七

第十六卷

難三第三十八

難四第三十九

第十七卷

難勢第四十

問辯第四十一

問田第四十二

定法第四十三

說疑第四十四

詭使第四十五

第十八卷

六反第四十六

八說第四十七

八經第四十八

第十九卷

五臺第四十九

顯學第五十

第二十卷

忠孝第五十一

人主第五十二

飾令第五十三

心度第五十四

制分第五十五

韓非子目錄

韓非子集解卷第一

長沙王先慎

初見秦第一

存韓第二

難言第三

愛臣第四

主道第五

初見秦第一

顧廣圻曰戰國策作張儀說高誘注秦惠王也吳師道補注云張儀誤當作韓非非以韓王安五年使秦始皇十三年也

今案吳依此是也先慎曰史記秦本紀六國表並以韓非使秦在始皇十四年韓世家屬之王安五年秦攻韓紀表未書始皇十三年用兵於趙十四年定平陽武城宜安而後從事於韓則非之使秦當在韓王安六年紀表為是吳師道以非為韓王安五年使秦據世家言之不知作五年者史駁文也又案趙本篇目頂格下同不復出

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

言下並有為字

為人臣不忠當死言而不當亦當死

○盧文弨曰言而不審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唯大王裁其罪  
○先慎曰爾雅裁度也罪即指上言而不當亦當死而言國策高誘注訓裁為  
○先慎曰爾雅裁度也罪即指上言而不當亦當死而言國策高誘注訓裁為

臣聞天下陰燕陽魏○燕北故曰陰魏南故曰陽  
○先慎曰高注陰小陽大索舊注失其義  
○先慎曰高注陰小陽大索舊注失其義

耳周禮柞氏疏引爾雅山南曰陽山北曰連荆固齊收韓而成從○盧文弨曰策將西面  
○盧文弨曰策將西面

以與秦強為難○盧文弨曰策無強字此倒當作  
○盧文弨曰策無強字此倒當作

得天下○盧文弨曰天下得亡之形也舊注謬甚宋本三亡作二亡注同吳師道國策補注亦云韓子作二顧廣圻曰策作三末多以逆攻順者亡一句或此脫張文虎曰三亡即

下所云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本脫依秦策三端也天下二字承上臣聞天下來謂天下之攻秦者犯此三亡也先慎曰吳據誤本引作二盧說宋本即

指吳所引而言乾道本作三張榜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本趙本並同不當作二顧張說是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

以逆攻順者亡此不當少一句御覽三百十八引有以逆攻順者亡六字是宋人所見本不脫今

據補 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困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十百萬先慎曰策作張軍數十百萬

軍聲案有聲字者是也此奪十字當從策作十虛張其軍號稱數千百萬耳下其頓首戴

云秦師數十百萬則天下之士民應不止此况自張其聲乎十字涉下而誤其頓首戴

羽為將軍斷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作頓說文頓直項也頓字無理孫詒讓曰頓首

疑作頓足下文頓足徒褐犯白刃蹈鑊炭斷死於前者皆是也正與此文相應是其證王

先謙曰文選羽獵賦育育之倫蒙盾負羽後漢賈復傳被羽先登謂繫鳥羽為標識也戴

與負被其義一耳十當為千形近致誤于犯也不至于人皆以言死謂未至犯敵人時皆

言必死先慎曰頓首當依策注作頓首猶白刃在前斧鑕在後而卻走不能死也先慎

言抗首也頓足亦通然與戴羽文義不貫非其士民不能死也上不能故也言賞則

者同義說見王氏經傳釋詞策無也字及下非形近而誤士民之不死其故由上之不能賞

字有罪字是合也非二字而誤當依此訂正

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信故士民不死也 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 若作殺則文氣不屬 屢見詩卷耳毛傳采采事采之也正義引鄭志答張逸云事謂事事一一用意之事蓋事 訓治故一一用意謂之事也此言有功無功相事正一一用意之義謂分別其有功無功 不混淆也秦策作不攻耳無相攻事也與上下文義不屬 出其父母懷社之中生未嘗見 蓋後人不違事字之義而臆改其功與攻則古字通用



寇耳○盧文昭曰聞戰頓足徒褐○先慎曰褐越本及策均作褐誤爾雅釋訓禮褐肉袒

敵索隱褐袒也謂袒而見肉也犯白刃蹈鑪炭斷死於前者皆是也夫斷死與斷生者不同○先慎曰拾

文昭云今從藏本張本策同而民為之者是貴奮死也○先慎曰策無死字高注奮勇也夫一人奮死可以對十十可

以對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尅天下矣○先慎曰四對字策作勝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

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若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

有也是故秦戰未嘗不尅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開地數千里此其大功也○先慎

作甚是也先言秦之功極大為下霸王之名不成○先慎曰異其謀臣皆不盡其忠也○盧

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先慎曰異其謀臣皆不盡其忠也○盧

曰謀上其字可省策無先○先慎曰臣敢言之往者齊南破荆東破宋○先慎曰東策作中誤當依

慎曰不省亦可盧說非○先慎曰戰剋攻取詔令天下齊之清濟

事備○先慎曰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土地廣而兵強○先慎曰戰剋攻取詔令天下齊之清濟

濁河足以為限○先慎曰策作濟清河濁○先慎曰戰剋攻取詔令天下齊之清濟

西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齊侯塹防門即此也其水引濟故清尚存續漢郡

國志濟北國盧縣下劉昭注引史記蘇代說燕王曰齊有長城巨防巨防即防門先慎曰

策作鉅坊案鉅巨字通坊○先慎曰齊五戰之國也○先慎曰一戰不尅而無齊○先慎曰見齊世家

誤當作防史記亦作防○先慎曰無字張榜本趙本作不虛文○先慎曰且下

昭云藏本張本作無策同○先慎曰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聞之曰○先慎曰且下

坤葉山房石印

削迹無遺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言禍敗之迹削去本根則無禍敗言秦宜以齊為

荆人戰大破荆囊郢取洞庭五湖江南○盧文昭曰策作荆株掘根顧廣圻曰當從策秦與

至五渚蘇秦列傳同集解引戰國策取洞庭五渚渚都同字湖是渚之謠王先謙曰史記

秦紀昭王三十年取江南為黔中郡正義引括地志云黔中故城在辰州沅陵縣西二十

里又三十一人反我江南六國表云秦所拔我江旁反秦楚世家所謂江旁十五邑

也先慎曰蘇秦傳集解引戰國策云秦與荆人戰大破荆囊郢取洞庭五渚然則五渚在

洞庭棠裴說誤讀策文耳高注鄧之臨漢水不得在洞庭湖乃渚之誤顧說是荆王君臣

五處洲也劉氏以為五渚宛鄧之間臨漢水不得在洞庭湖乃渚之誤顧說是荆王君臣

亡走東服於陳○張文虎曰服當依策作伏史記楚世家頃襄王二十一年秦將白起

王七走陳白起列傳作東走徙陳故云伏謂竄伏也又曰此秦昭襄王二十九年事秦策

以此篇為張儀說秦王文紫儀以秦武王元年去秦人梁在前三十三年矣又下文稱秦

攻魏軍大梁白起擊魏華陽軍及長平當此時也隨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舉則民足食

之事更在其後足以明國策之誤矣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顧廣圻曰弱策作強高注言以強於燕齊也下文同先慎曰

勢強則齊燕自畏而親附故但言弱也下文兩中以凌三魯○盧文昭曰張本然則是一

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荆人為和○王先

記秦紀昭王二十九年取郢為南郡王與楚王會襄陵此所謂軍退復和也楚世家襄王

二十三年六國表昭王二十一年襄王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江旁十五邑

以為郡距秦下文所謂與秦為難也令荆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

難○顧廣圻曰策無稷字以廟字句絕令字屬下俞樾曰策是也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

置宗廟皆三字為句後人誤以令字上屬成四字句遂於上句加稷字配之耳置宗廟

令義不可通此言荆人置宗廟非言其置令也古宗廟亦未聞有令足知其非矣下文云

下亦當有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十字秦策闕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稷字亦行文令

讀故得僅存耳夫率天下以與秦為難故失霸王之道若惟是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屬上

宗廟則是魏之得猶未足以見秦之失也然則此句不可闕因一字之幸存而全句轉可

據補先慎曰令字下屬是也立社稷主四字不誤白虎通社稷篇云土地廣博不可偏敬

五穀衆多不可一一祭立社稷而祭之故謂之社稷主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曰先慎

策無稷字自是脫文必欲以四句為對文亦太泥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曰先慎

策無下又比周而軍華下○顧廣圻曰周當作意下文云天下皆比意豈固策兩意字

下同○秦昭王九年魏齊韓共敗秦軍函谷十一年齊韓魏趙宋中山共攻秦文蓋指此

家參之秦昭王九年魏齊韓共敗秦軍函谷十一年齊韓魏趙宋中山共攻秦文蓋指此

天官書中國山川東北流首在隴蜀尾沒勃碣張守節所謂自南山華山渡河東北盡碣

石者是函峭諸山皆華嶽支麓故函谷亦得稱為華下戰國之兵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

終未踰秦關一步華山之下固非天下所能軍也比意猶言合謀大王以詔破之兵至

梁郭下○先慎曰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意絕荆趙之意絕

則趙危趙危而荆狐疑○盧文弨曰策作荆狐疑是顧廣圻曰狐當從策作狐行疑字策無

先慎曰彼趙云破膽則楚云狐疑既趙云危則楚不得僅云狐疑則狐疑字不誤盧顧說非

疑也狐危之與破膽狐疑語言輕重大相逕庭從策作狐為是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

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魏氏為

和○王先謙曰據史記六國表魏世家秦昭王三十二年魏安釐王二年也秦軍大梁下

秦與齊從親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先慎曰令下脫率天下西

部其事也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穰侯營

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穰侯營

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穰侯營

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穰侯營

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穰侯營

秦故非諷云兩國○王先謙曰高注穰侯魏人治猶相也穰侯相秦欲與秦而安魏故曰

欲成兩國之功案舊注非高注尤謬穰侯得罪憂死下文明斥其非不須諷也史傳云宣

太后異父弟姓魏氏其先楚人則非魏人明矣又屢用兵於魏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

何云安魏乎蓋穰侯志在併國拓地故云欲成兩國之功耳此當各依本書策文下句言

民疲病於內○先慎曰策露作靈疲作露黃丕烈札記云此當各依本書策文下句言

作潞病不與作疲病同高注可證先慎案此及策並當作暴靈於外潞病於內靈乃靈之

借字說文靈雨霽也詩定之方中傳零落也零當作雷亦假靈為之鄭風零露漙漙今正義

本作靈箋云靈落也是靈落即零落矣暴靈二字之義當如黃說潞病高注云潞羸呂覽

不屈篇士民罷潞罷潞與潞病義同淺人多見暴靈疲病少見暴靈潞病故改靈為露改

潞為為疲而霸王之名不成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所居也

古義俱湮矣○燕之南齊之西魏之北韓之東故曰中央兼四國之人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

故曰雜○先慎曰乾道本注中上行東字依趙本刪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

不信地形不便○先慎曰高注趙王都下不能盡其民力○俞樾曰下當從秦策作上惟

但曰不能盡其力足矣上文曰號令不治賞罰不信此正上之所以不能彼固亡國之形

也而不憂民萌○顧廣圻曰萌策作氓本書例用萌字先慎曰說文民衆萌也後人於經

說又說文衆萌字毛本作氓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上黨大王以詔破之拔武

之類是也幸本書尚存其真○先慎曰則下當有是字此與下文拔邯鄲堯山東河間

安○先慎曰高注趙括封於武安武安君將趙四十萬拒當是時也趙氏上下不相親也

秦秦將白起坑括四十萬衆於長平下故曰拔武安當是時也趙氏上下不相親也

貴賤不相信也然則邯鄲不守○先慎曰則下當有是字此與下文拔邯鄲堯山東河間

○顧廣圻曰乾道本河間作可聞藏本亦作可皆為盧文招曰策作完河間無山東二字

先慎曰完即筦字殘闕當依此訂正樂記鄭注筦猶包也謂秦軍包舉其地可聞乃河間

先慎曰完即筦字殘闕當依此訂正樂記鄭注筦猶包也謂秦軍包舉其地可聞乃河間

先慎曰完即筦字殘闕當依此訂正樂記鄭注筦猶包也謂秦軍包舉其地可聞乃河間

先慎曰完即筦字殘闕當依此訂正樂記鄭注筦猶包也謂秦軍包舉其地可聞乃河間

先慎曰完即筦字殘闕當依此訂正樂記鄭注筦猶包也謂秦軍包舉其地可聞乃河間

先慎曰完即筦字殘闕當依此訂正樂記鄭注筦猶包也謂秦軍包舉其地可聞乃河間

先慎曰完即筦字殘闕當依此訂正樂記鄭注筦猶包也謂秦軍包舉其地可聞乃河間

先慎曰完即筦字殘闕當依此訂正樂記鄭注筦猶包也謂秦軍包舉其地可聞乃河間

先慎曰完即筦字殘闕當依此訂正樂記鄭注筦猶包也謂秦軍包舉其地可聞乃河間

先慎曰完即筦字殘闕當依此訂正樂記鄭注筦猶包也謂秦軍包舉其地可聞乃河間

先慎曰完即筦字殘闕當依此訂正樂記鄭注筦猶包也謂秦軍包舉其地可聞乃河間

之謫改從張榜本趙本引軍而去西攻修武踰華○顧廣圻曰當從策作踰絳上黨○顧廣圻曰當從策作絳代上

代四十六縣○盧文昭曰四上黨七十縣○顧廣圻曰七十策作十七王渭云即趙策

作十不用一領甲不苦一士民此皆秦有也代上黨不戰而畢為秦矣○先慎曰乾道本

昭云凌本無以字策同張文虎云以字疑即東陽河外不戰而畢反為齊矣中山呼淹以

北不戰而畢為燕矣○先慎曰秦兵力所不及則齊燕然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拔荆東以弱

則韓必亡○先慎曰乾道本燕上有強字盧文昭云衍強字凌本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盧

齊燕○先慎案策無強字今據刪上兩言弱齊燕即其證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盧

曰沃策作流王先謙曰水經河水注荅陽縣東岸有故城險帶長河謂之鹿鳴城濟取名鹿

鳴津亦曰白馬濟津之東南有白馬城河水舊於白馬縣南洪通濮濟黃溝故蘇代說燕

曰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魏世家無忌說魏王曰決焚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後王賁

攻魏卒引河溝灌大梁而取之先慎曰沃流二字義同說文沃作洩澆灌也高注流灌也

是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也○先慎曰高注從者山大王垂拱以須之○俞樾曰策作大

道補云韓作須之然則韓非異於國策者但句末多之字其拱手字必與策天下編隨而

同若作垂拱以須之則吳師道何以不及乎此必後人所改當依國策訂正天下編隨而

服矣○先慎曰拾補編作編服作伏盧文昭云編字高誘注國策本同吳師道補注作編

是霸王之名可成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趙氏為和夫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棄

霸王之業地曾不可得○盧文昭曰曾策作尊先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

當亡而不亡秦當霸而不霸天下固以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志士卒以攻邯鄲不能拔

也棄甲兵弩戰疎而卻天下固已量秦力二矣○先慎曰乾道本無卻字顧廣圻云今本兵作負誤而下有卻字依今本增棄軍乃引而

退○先慎曰乾道本退作復李作學盧文弼云復乃復之譌李吳注引韓作學退并於李下○先慎曰乾道本退作復李作學盧文弼云復乃復之譌李吳注引韓作學

作李是○先慎曰乾道本退作復李作學盧文弼云復乃復之譌李吳注引韓作學今據改大王又并軍而至○先慎曰張榜本作致誤與戰不能剋之也

能反運罷而去○盧文弼云運或改作軍顧廣圻曰又不能反運句絕反當作及運讀為

俞越曰運乃軍之誤上云大王又并軍而至此云軍罷而去文義正相應蓋不能勝則宜

不繼也○先慎曰乾道本退作復李作學盧文弼云復乃復之譌李吳注引韓作學張榜本運作交依策改非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先慎曰固下當有以

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先慎曰張榜臣以為天下之從幾不難矣言諸侯知秦兵頓民

難矣○先慎曰乾道本退作復李作學盧文弼云復乃復之譌李吳注引韓作學上當有故字王渭云能當作難先慎按張榜本作難今據改幾猶殆也

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外者天下皆比意甚固○俞越曰皆字衍文蓋即比願大

王有以慮之也○先慎曰鳥且臣聞之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存何以

知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將率天下甲兵百萬左飲於淇溪○先慎曰趙本溪作路盧文

六十四八百九十六事類賦二十右飲於洹谿○盧文弼淇水竭而洹水不流御覽事類

一引飲下並有馬字無谿字下同

賦並引作洹水

竭淇水不流

日甲子之日也

到牧野便剋紂

也策傷上知

有不字誤

此誤下十過

篇正作三年

策二字紫飾

補云錯韓作

乃使其臣張

游他本行讀

不沒者三版

潛下亦無於

趙本正無於

攻襄子張孟

與趙同故曰

成襄子之功

曰張榜本初

害天下莫如

字藏本兼下

廣圻云今本

下之從舉趙

日誠策一舉

作試

以與周武王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戰一日

榜本趙本日作夜非高注一

而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

高注傷趙

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而灌之三月

策俱作三年先慎曰

以視利害

疑脫一字顧廣圻曰筮當從策作數

且拔矣襄主鑽龜筮占兆

此為脫誤先慎曰吳師道

於國策止一鑽字其數筮必與策同當依以訂正

何國可降

於是乃潛行而出

春秋淮南子皆無於字索於疑游字之謊蓋韓子作

春秋淮南子皆無於字索於疑游字之謊蓋韓子作

於字索於疑游字之謊蓋韓子作

於字索於疑游字之謊蓋韓子作

於字索於疑游字之謊蓋韓子作

於字索於疑游字之謊蓋韓子作

於字索於疑游字之謊蓋韓子作

於字索於疑游字之謊蓋韓子作

於字索於疑游字之謊蓋韓子作

於字索於疑游字之謊蓋韓子作

於字索於疑游字之謊蓋韓子作

於字索於疑游字之謊蓋韓子作

於字索於疑游字之謊蓋韓子作

於字索於疑游字之謊蓋韓子作

於字索於疑游字之謊蓋韓子作

於字索於疑游字之謊蓋韓子作

於字索於疑游字之謊蓋韓子作

於字索於疑游字之謊蓋韓子作

於字索於疑游字之謊蓋韓子作

於字索於疑游字之謊蓋韓子作

於字索於疑游字之謊蓋韓子作

於字索於疑游字之謊蓋韓子作

於字索於疑游字之謊蓋韓子作

於字索於疑游字之謊蓋韓子作

於字索於疑游字之謊蓋韓子作

即承上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而言不當作弱張說誤霸王之名不成西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以為王謀不忠者也○先慎曰拾補重為字盧文弼云舊少一為字今據吳注引增上為如字下去聲者下張本有戒字策作以主不忠於國者顧廣圻云當從策作以主為謀不忠者主謂為主首也為謀造謀也此文例言大王不言王字必誤吳師道引此無也字是重為字非先慎案姚本國策與盧引同鮑本與顧同故所引各異又策國上有於字今案王當作主顧說是也為上一句讀文氣自順國為主謀不忠者也作一句讀文氣自順

### 存韓第二

韓事秦三十餘年出則為扞敵入則為薦薦○出貢以供若薦薦居人下○先慎曰乾道本注人下二字作久字今從趙本秦特

出銳師取韓地而隨之○先慎曰韓字當在而下取地略怨懸於天下功歸於強秦○王地也下文韓與秦兄弟共苦天下

秦當作趙先慎曰秦字不誤謂○先慎曰乾道本無徒韓則受其怨秦則得其功也且夫韓入貢職與郡縣無異也今臣竊聞貴臣之計○先慎曰乾道本無徒

乾道本今下有日字盧文弼○先慎曰乾道本無徒云日字衍張本無今據刪舉兵將伐韓夫趙氏聚士卒養從徒○先慎曰乾道本無徒

從下有徒○先慎曰乾道本無徒欲贅天下之兵○先慎曰乾道本無徒明秦不弱則諸侯必滅宗廟○先慎曰乾道本無徒

意非一日之計也今釋趙之患而攘內臣之韓則天下明趙氏之計矣○先慎曰乾道本無徒

秦計為夫韓小國也而以應天下四擊主辱臣苦上下相與同憂久矣修守備戒強斷有

蓄積築城池以守固今伐韓未可一年而滅拔一城而退則權輕於天下天下摧我兵矣

○先慎曰說韓叛則魏應之趙據齊以為原○若山原然○顧廣圻如此則以韓魏資趙假



齊以固其從而以與爭強。○先慎曰與秦爭強也趙之福而秦之禍也。夫進而擊趙不能取退而攻

韓弗能拔則陷銳之卒。勲於野戰。○盧文弼曰負任之旅罷於內攻者勞餉則合羣苦弱

以敵而共二萬乘。○王涓曰當行而共二字非所以亡趙之心也○顧廣圻曰趙當作

均同也。謂同其計而用之。○韓亡韓貴人之計也均如貴人之計

○盧文弼曰張本人作臣則秦必為天下兵質矣既進退不能則同於為質者。○顧

雖以金石相弊。弊盡也盡以召士。○盧文弼曰馮氏云言其時之久也。注解謬石何可以

引作與王先謙曰與金石相弊謂與金石齊兼天下之日未也。今賤臣之愚計。○先慎

壽也雖永壽而無兼天下之日極言其非計則兼天下之日未也今賤臣之愚計○先慎曰重

本愚上有遇字顧廣圻云藏本無遇字是也今本使人使荆重弊用事之臣。○先慎曰重

遇作進誤先慎案遇即愚之誤而行者今從藏本。使荆重弊用事之臣。○先慎曰重

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質以安其心。從韓而伐趙。趙雖與齊為一不足患也。二國事舉

齊則韓可以移書定也。○先慎曰韓乾道本作韓盧文弼云藏本亦作轉是上巳云從韓

魏俞樾云轉字無義趙本作韓是也此篇名存韓本因秦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故為是

說勸之釋韓而伐趙趙本改轉為韓是也盧願以上文已云從韓伐趙此不必更言定韓

作轉則字之誤久矣趙本改轉為韓是也盧願以上文已云從韓伐趙此不必更言定韓

今案韓未聞其將伐趙秦何得從韓以伐趙且秦之伐趙亦何必從韓疑韓字是衍文蓋

既使人使荆又與魏質則荆魏不與我為難矣於是從而伐趙從而者繼事之詞明其事

次第當如此非從他國之謂也後人不達其義妄補韓字以實之盧顧不知上韓字之衍

而疑下韓字之非誤矣先慎案俞是我一舉二國有亡形○先慎曰二則荆魏又必自服

說疑下韓字之非誤矣先慎案俞是我一舉二國有亡形○先慎曰二則荆魏又必自服

矣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審用也以秦與趙敵衡加以齊今又背韓而未以堅荆魏

矣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審用也以秦與趙敵衡加以齊今又背韓而未以堅荆魏

矣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審用也以秦與趙敵衡加以齊今又背韓而未以堅荆魏

矣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審用也以秦與趙敵衡加以齊今又背韓而未以堅荆魏

之心夫一戰而不勝則禍構矣計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也韓秦強弱○顧廣圻曰韓

韓秦強弱各本皆同顧氏謂當作轉誤先慎曰顧說是如貴臣之計秦為天下兵質則秦

必弱如非之計齊趙可亡荆魏必服則秦弱矣秦計一定強弱隨之若韓之強弱豈非所

敢言在今年耳且趙與諸侯陰謀久矣夫一動而弱於諸侯危事也為計而使諸侯有意

伐之心○盧文弨曰伐張本凌本作我趙至殆也見二疏○先慎曰乾道本疏作疎盧非

所以強於諸侯也臣竊願陛下之幸熟圖之夫攻伐而使從者閒焉不可悔也○先慎曰

上無夫字聞作聞盧文弨云夫字脫張凌本有夫字聞一作聞顧廣圻云詔以韓客之所

聞當作聞聞反聞也先慎案盧校是今據改存韓文止此下乃增見其事詔以韓客之所

上書書言韓之未可舉下臣斯○先慎曰乾道本言韓下有子字俞樾云子字衍文韓非

行子字義不可通趙本無子字亦當從○先慎曰拾補甚上有臣斯二字盧

之先慎案張榜本亦無子字今據刪○先慎曰舊本不重一本有先慎案臣

斯二字誤複以秦之有韓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盧文弨曰腹心舊本倒

下皆李斯言○盧文弨曰腹心舊本倒虛處則惘然

惘妨心腹虛也而病為妨喻秦虛心待韓韓終為妨○盧文弨曰腹心舊本倒

文弨曰注惘音艾凌本音改案說文苦也胡樂切玉篇恨苦也○盧

極走則發矣○顧廣圻曰虛處逗平居也與極對文則惘然若居溼地著而不去十一字

為一句惘說文若也廣韻云患苦胡樂切舊注皆誤以極逗走字行俞樾曰顧氏視舊讀

為長然平居不得謂之虛處且走與處對文則走字非行也按此當以虛處則惘然若居

濕地為句虛乃行字也蓋即處字之誤而複者著而不去為句以極走則發矣為句極猶亟

也古字通用荀子賦篇出入甚極又曰反覆甚極楊注並云極讀為亟是其證此言腹心

之病附著不去平居猶可亟走則發矣亟走喻急也舊注卒然而走是正讀極為亟也下

文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若有卒報之事與亟走之喻相應顧訓極為因而刪走

字未得其旨先慎曰俞說是也夫韓雖臣於秦未嘗不為秦病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

也○俞樾曰報讀為赴疾之赴禮記少儀篇母報往喪服也小記篇報葬者報虞鄭注並云報讀為赴疾之赴是也秦與趙為難荆蘇使齊未知何

如以臣觀之則齊趙之交未必以荆蘇絕也若不絕是悉趙而應二萬乘也○王渭曰夫趙當作秦

韓不服秦之義而服於強也今專於齊趙則韓必為腹心之病而發矣韓與荆有謀諸侯

應之則秦必復見峭塞之患○先慎曰謂諸國兵將復至函谷非之來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韓也為重於

韓也○先慎曰非之來秦為存韓也則說辯說屬辭飾非詐謀以釣利於秦而以韓利闕雖為秦心必為韓故云為重於韓也

陛下○闕陛下之意因隙而人說以求韓利夫秦韓之交親則非重矣○見重於二國此自便之計也臣視非之言文

其淫說靡辯才甚臣恐陛下淫非之辯而聽其盜心○王先謙曰浸淫而聽納之因不詳察事情今以

臣愚議秦發兵而未名所伐則韓之用事者以事秦為計矣○疑伐己也臣斯請往見韓王使來

入見大王見因內其身而勿遣○盧文昭曰凌本大王二字重張本不重是稍召其社稷之臣以與韓人為市

則韓可深割也○王先謙曰韓遣韓非入秦在王安六年其時榮陽上黨悉已入秦存者獨潁川一郡地耳非存韓之說不得已而為宗社計李斯所云深割者即

盡入其地○王渭曰象當作蒙武因令象武○見始皇本紀蒙恬列傳發東郡之卒闕兵於境上而未名所之則

齊人懼而從蘇之計○先慎曰蘇即荆蘇是我兵未出而勁韓以威擒強齊以義從矣聞於諸侯也趙氏破膽荆人狐疑必有忠計○先慎曰荆疑荆人不動魏不足患也則諸侯

可蠶食而盡趙氏可得與敵矣願陛下幸察愚臣之計無忽秦遂遣斯使韓也李斯往詔

韓王未得見因上書曰昔秦韓勦力一意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數世矣前時五

諸侯當相與共伐韓秦發兵以救之○先慎曰韓世家釐王二十三年趙魏共伐韓韓使

趙魏之師據六國表陳筮告急於秦秦昭王遣白起救韓八日而至大破

事在昭王三十一年韓居中國地不能滿千里而所以得與諸侯班位於天下君臣相保

者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王先謙曰韓自懿侯後事見世家者如昭侯十一年如秦

時兩會秦王非不世世事秦而無世不被秦兵常出兵佐秦伐諸侯其得秦救惟釐王

五諸侯共伐秦韓反與諸侯先為鴈行以嚮秦軍於關下矣○王先謙曰秦昭王九年齊

諸侯兵困力極無奈何諸侯兵罷○王先謙曰秦割地以和杜倉相秦起兵發將以報天

下之怨而先攻荆○王先謙曰據表記世家秦昭王二十七年楚頃襄王十九年韓釐王

也顧廣圻云今本十六年也自是連三年秦擊楚破之遂拔郢先慎曰乾道本先作失非

失作先今據改荆令尹患之曰夫韓以秦為不義而與秦兄弟共苦天下○先慎曰謂

也已又背秦先為鴈行以攻關韓則居中國展轉不可知轉猶反覆也天下共割韓上地

十城以謝秦解其兵○王先謙曰據秦紀及表昭王四十五年攻韓取十城夫韓嘗一背

秦而國迫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聽姦臣之浮說○先慎曰乾道本臣作人盧文弨云

臣者是  
今據改不權事竇故雖殺戮姦臣不能使韓復強今趙欲聚兵士卒以秦為事○先慎曰兵字疑衍

上文夫趙氏聚士卒無兵字即其證使人來借道言欲伐秦欲伐秦其勢必先韓而後秦○先慎曰乾道本不重欲伐秦三字

虛文昭云舊不重今依張凌本補顧廣圻云藏本重欲伐秦三字非也○先慎曰乾道本不重欲伐秦三字且臣聞之脣

亡則齒寒夫秦韓不得無同憂其形可見魏欲發兵以攻韓秦使人將使者於韓○王先謙曰此言魏遣使於秦約共攻韓秦欲送其使於韓所以誑恐之今秦王使臣斯來而不得見恐左右冀冀姦臣之計使韓復

有亡地之患臣斯不得見○先慎曰乾道本無得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不下有得字今據補請歸報秦韓之交必絕矣斯

之來使以奉秦王之歡心願效便詎豈陛下所以逆賤臣者邪臣斯願得一見前進道愚

詎退就殄戮願陛下有意焉今殺臣於韓則大王不足以強若不聽臣之計則禍必構矣

秦發兵不留行而韓之社稷憂矣臣斯暴身於韓之市則雖欲察賤臣愚忠之計不可得

已邊鄙殘國固守鼓鐸之聲於耳○先慎曰邊鄙殘句國固守句於上脫盈字而乃用臣斯之計晚矣且夫韓

之兵於天下可知也今又背強秦夫棄城而敗軍○顧廣圻曰敗軍當作軍敗軍句絕敗下屬王先謙曰言割城而又敗其軍於

義自順無則反掖之寇○反掖者謂麾下反以禽若掖也○虛文昭曰反於掖下言內變必

冀城矣城盡則聚散聚散則無軍矣○先慎曰乾道本不重聚散二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重聚散先慎索城盡則聚者散聚者散則國無軍

乃明顧今據補城固守○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城上有使字先則秦必興兵而圍王一都

乃明顧今據補城固守慎曰城固守與上城盡對文無使字是

○王先謙曰或云一字當在道字下非也古城邑大者皆謂之都不必王所居方為都孟子云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是也韓世家公仲請王賂秦以一名都楚陳軫言秦得韓之名都一正與此道不通則難必謀○王先謙曰說其勢不救左右計之者不用○顧廣圻文一都相類

周周願陛下熟圖之若臣斯之所言有不應事實者願大王幸使得畢辭於前乃就吏誅

不晚也秦王飲食不甘遊觀不樂意專在圖越使臣斯來言願得身見因急與陛下有計

也○先慎曰乾道本無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見字今據補今使臣不通則韓之信未可知也夫秦必釋趙之患而

移兵於韓願陛下幸復察圖之而賜臣報決○趙用賢曰此當時記載之文故并敘李斯語

難言第三

臣非非難言也所以難言者言順比滑澤洋洋纒纒然則見以為華而不實於班洋美

纒纒有編次也○盧文紹曰順比不悌逆也注言順於慎比於班敦厚恭祇道本敦祇

轉難解凌本澤作瀉誤先慎曰意林引見下有者字為作謂下同敦厚恭祇道本敦祇

恭厚意林引作敦厚鯁固慎完則見以為拙而不倫藏本今本掘作拙先慎案意林亦作

據改多言繁稱連類比物則見以為虛而無用揔微說約徑省而不飾則見以為劇而不

辯○先慎曰意激急親近探知人情則見以為僭而不讓急下旁注意字盧文紹云張本

意林急亦誤作意釋名急及也操切之使相連及也說文探遠取之也疏遠之臣慮事廣

謂非閒已即貴重也故見者以為僭而不讓閱大廣博妙遠不測妙遠作深而則見



用比干剖心梅伯醢楚辭云數諫至醢夷吾束縛而曹羈奔陳伯里子道乞即百里奚亡

秦走宛事顧廣圻曰仲冬紀云抵泣恃君孫子臍脚於魏吳起收泣於岸門○盧文昭曰收疑

圻曰伯請為百傳說轉驚故曰驚孫子臍脚於魏吳起收泣於岸門○盧文昭曰收疑

秋長見篇顧廣圻曰收當作投形近而誤痛西河之為秦卒枝解於楚○先慎曰說詳

瘞言國器反為悖公孫鞅奔秦關龍逢斬萇宏分脰○先慎曰趙本無注

弘周靈王賢臣也案周景王敬王之大夫魯哀公三年六○先慎曰趙本無注

月周人殺萇弘一云剗腸曰脰六微篇以為叔向之護尹子穿於棘○顧廣圻曰未詳先

慎曰趙本無注盧司馬子期死而浮於江田明韋射○顧廣圻曰未詳先

文昭云張本有注射又以為射為磔古書每無定字學者當以聲求之周禮掌戮殺王之親者韋之注曰謂磔

從石聲與射聲相近故得通用韋磔本疊韻字荀子正論篇斬斷枯磔以枯為韋此云韋

之田明韋射即此刑也字又作砒史記李斯傳十空子賤西門豹不闢而死人手董安于

公主砒死於杜索隱曰砒與磔同今字異耳空子賤西門豹不闢而死人手董安于

死而陳於市○先慎曰安于十過七術篇作闕于觀行篇作安與此同案安闕古通宰子

不免於田常范睢折脅於魏此十數人者皆世之仁賢忠良有道術之士也不幸而遇悖

亂闇惑之主而死然則雖賢聖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何也則愚者難說也故君子難言

也○先慎曰乾道本難言作不少顧廣圻云今本不少作難言誤且至言忤於耳而倒於

心非賢聖莫能聽願大王熟察之也

愛臣第四



愛臣太親必危其身威權上逼人臣太貴必易其主必易主命與韻不叶非也主要

無等必危嫡子主謂兄弟不服必危社稷君之兄弟不相從服臣聞千乘之君無備必有百乘之

臣在其側以徙其民而傾其國○王渭曰民當作威萬乘之君無備必有千乘之家在其側以徙

其威而傾其國是以姦臣蕃息主道衰亡是故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羣臣之太富

君主之敗也將相之管主而隆國家○孫貽讓曰日本蒲阪國本作後主而隆家云物

隆劫殺之難貽讓案管主後主並無義管當作營形近而誤營主謂營惑其主也淮南

子原道訓高注營惑也隆國家當依蒲阪國本刪國字隆家言構諸大家使爭閱詳後

八經此君人者所外也斥遠之萬物莫如身之至貴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勢之

隆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位之至尊也下三句顧廣圻云今本也下衍十四字此四美者

不求諸外不請於人議之而得之矣○先慎曰議當作義義者事之故曰人主不能用其

富則終於外也既不能用富臣則竊之○先慎曰富此君人者之所識也昔者紂之亡周

之卑皆從諸侯之博大也殷諸侯文王周諸侯秦襄王○先慎曰從當作以與古文從

與此文正一律明晉之分也趙魏齊之奪也陳恒弒皆以群臣之太富也夫燕宋之所以

弒其君者○先慎曰子罕皆以類也○孫貽讓曰以故上比之殷周中比之燕宋莫不從

此術也是故明君之蓄其臣也盡之以法同以法也質之以備謂薄其賞賜也臣貧則

釋詰質正也備者未至而設之故不赦死不宥刑赦死宥刑是謂威淫也社稷將危國

所以逆杜其邪心也舊注誤故不赦死不宥刑是謂威淫也社稷將危國

家偏威曰乾道本注無成字今從趙本

而生心也俞樾曰威字衍文藉當讀為籍詩韓奕篇實詒實籍唐石經作實詒實籍是

其例矣漢武帝紀籍吏民馬師古注籍者總入籍錄而取之即此籍字之義管子輕重甲

篇桓公欲藉於室屋欲藉於萬民欲藉於六畜欲藉於樹木與此正同言大臣之祿雖大

而城市之地不得藉而取之也下云黨與雖衆不得臣士卒臣士卒與藉城市相對成文

今涉上文是謂威淫及國家偏威而誤行黨與雖衆不得臣士卒故人臣處國無私朝

威字舊注不解威字是舊本猶未衍也

自私居軍無私交其府庫不得私貸於家不欲令其此明君之所以禁其邪是故不得四

朝四鄰之國為私交孫詒讓曰注說非也此四從四與駟通謂駟乘也注駟乘四一年傳

從車從謂從車皆論貴臣隨從車乘之事下云不載奇兵即蒙上四從而言史記商君傳

趙良曰五穀大夫之相秦也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又曰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

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為駟乘四乘商君正以從車載兵甲故為趙良所責

可證此文之義先慎曰四從孫詒讓是舊注不載奇兵也奇兵佩刀劍之屬與上四從對文

當在居軍無私交下傳寫誤置於此耳不載奇兵也奇兵佩刀劍之屬與上四從對文

主道第五

非傳非遽載奇兵革罪死不赦此明君之所以備不虞者也

道者萬物之始物從道生是非之紀也是非因道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得其始

知也先慎曰乾道本注可治紀以知善敗之端得其紀其故虛靜以待命令名自命也

作亦今據張榜本趙本改

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者正。俞樾曰：下知字當作為，靜則為動者正，猶

知於義不可通。先慎曰：俞說。是下者字張榜本作之。有言者自為名，有事者自為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歸之其

情，故曰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自將雕琢。臣因欲雕琢以稱之。○盧文昭曰：君無

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君見其意，臣因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

自備。好惡不形，臣無所效，則戒而自備。○王念孫曰：去舊去智，本作去智去舊。惡素為韻

管子牧民篇：不恭，祖舊與備為韻。皆其證也。後人讀舊為巨，殺反，則與備字不協。故改為

於舊去智，不知古音。智屬支部，備屬之部，兩部絕不相通。自唐以後，始涵為一類。此非精

音者不能辨也。故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行而不以賢，觀臣下之所因。○先慎

有賢而不以行，與有智而不以慮，有勇而不以怒。有勇而不以怒，使羣臣盡其武，是故去

智而有明。去君智則臣去賢而有功。去君賢則去勇而有強。去君勇則羣臣守職，百官有

常。因能而使之，是謂習常。故曰：寂乎其無位而處，謬乎莫得其所。○顧廣圻曰：謬讀為窾

也。明君無為於上，羣臣竦懼乎下。○盧文昭曰：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

故君不窮於智。用臣智故賢者救其材。○盧文昭曰：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

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不窮於名。○先慎曰：乾道本君下有子字。盧文昭云：子

榜本亦無。是故不賢而為賢者師。君雖不賢，為不智而為智者正。○先慎曰：乾

道本為下有上字。盧文

今據刪。

坤葉山房石印

招云為下衍上字張凌本俱無顧廣折云藏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王先謙曰依文義  
本無上字是也先慎案張榜本亦無今據刪  
文勢讀之無功字為是正成經又相  
均也據舊注則所見本已行功字此之謂賢主之經也經常法也

道在不可見君道必使臣不可見也用在不知虛靜無事以聞見先慎曰人不知虛靜之道反

以其聞而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知而不知知其言以往勿變勿更以參合閱焉官有一人顧

廣折曰揚推勿令通言則萬物皆盡各令守職勿使相通情既相猜則自盡矣函掩其跡

匿其端○虛文招曰掩字疑是注凌本無顧廣折曰則萬物皆盡函句絕舊注請函屬下

跡為句顧請○下不能原○先慎曰原當作函形近而誤爾雅釋詁云五疾也此當以垂掩其

非虛枝尤誤○能緣與下不能意同義原緣聲近而誤二柄篇云人主不掩其情

以侵其主作緣字是其證○去其智絕其能下不能意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謹執其柄而

固握之絕其望破其意毋使人欲之○執柄固則人意望絕也○先慎曰各本望上有能字

亦行能字顧廣折云藏本同今本無望字誤此當行能字先慎案無望字者因上有絕其

能而妄刪之不知此能字正涉上文而誤行注則人意望絕不釋能字明舊本亦無能字

依盧○不謹其閉不固其門虎乃將存○權柄不固則篡國○不慎其事不掩其情賊乃將生弑

其主代其所人莫不與故謂之虎處其主之側○顧廣折曰句絕為姦臣○王念孫曰臣

臣請為惡謂居君側而為姦惡也逸周書大戒篇克禁注謀衆臣乃雍衆臣即衆惡管子  
七法篇百匿傷上威百匿即百惡明法篇比周以相為匿明法解臣作惡漢書五行志朔  
而月克東方謂之仄惡書大傳作側臣是匿與惡古字通主所與虎為韻側臣忒賊聞其  
為韻若作臣則失其韻矣顧廣折曰臣當作以正字作臣形相近先慎曰王說是聞其

主之惑○王念孫曰聞蓋故謂之賊散其黨收其餘○顧廣圻曰餘當作閉其門奪其輔

國乃無虎大不可量深不可測同合刑名○顧廣圻曰刑讀審驗法式擅為者誅國乃無

賊是故人主有五壘臣閉其主曰壘臣制財利曰壘臣擅行令曰壘臣得行義曰壘臣得

樹人曰壘臣閉其主則主失位臣制財利則主失德○王先謙曰德當作得與上臣擅行

令則主失制臣得行義則主失名○先慎曰乾道本名作明顧廣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

人主之所以獨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人主之道靜退以為寶○先慎曰靜退當作

待令而言下不操事不計慮而知巧拙福咎即申虛則知實之不自操事而知拙與巧不

情靜則為動之正之義今譌作靜退則文之前後不相照應矣○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字顧廣圻

自計慮而知福與咎是以不言而善應○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字顧廣圻不約而善增言

己應則執其契事已增則操其符○俞樾曰增字義不可通兩增字疑皆會字之誤不言

繩約而不可解也善會猶善結也會誤作曾又誤為增耳○先慎曰約當作事言符契之所

已應事已增正承上言之增讀如簪與上應為韻俞改增為會迂曲不可從○顧廣圻曰藏本今本

合賞罰之所生也故羣臣陳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事以責其功○顧廣圻曰藏本今本

其事先慎曰二柄篇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誅明君之道

臣不得陳言而不當○先慎曰乾道本無得字虛文詔云得字脫藏本有先慎是故明君

之行賞也賤乎如時雨○顧廣圻曰百姓利其澤其行罰也畏乎如雷霆神聖不能解也

韓非子集解

故明君無偷賞無赦罰。賞偷則功臣墮其業，赦罰則姦臣易為非。○盧文弨曰：是故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  
○顧廣圻曰：此句下有脫文，先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驕也。

韓非子集解卷第二

長沙王先慎

有度第六

二柄第七

揚權第八

八姦第九

有度第六

先慎曰乾道本六作七據趙本改

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強為不曲法從私○盧文詔曰注奉法者弱則國弱

荆莊王并國二十六開地三千里莊王之氓社稷也而荆以亡及社稷未改易而全亡之時民

殊者則由奉法有強弱故也○顧廣圻曰襄當作昭下同史記年表世家燕無以河為境以薊為國襄

圻曰氓當作民下二句同舊注未謫齊桓公并國三十啟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

齊以亡燕襄王○顧廣圻曰襄當作昭下同史記年表世家燕無以河為境以薊為國襄

涿方城方城涿之邑也○顧廣圻曰向有誤王先謙曰襄謂重繞在外謂燕都在薊涿方

方城屬廣陽國方城詳見水經聖水巨馬水注殘齊平中山中山有燕者重無燕者輕謂

中今直隸固安縣西南有方城村即其地也

國得燕為黨者則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魏安釐王攻趙救燕○顧廣圻曰當云攻

重反是者則輕也襄王二十年救邯鄲二十一年救取地河東河東故南燕國所在時魏救燕人得之故以

趙又世家二十年云趙得全也河東故國與魏也○盧文詔曰注河東故南燕國所在凌張本作故南燕之地無下河東二字德之誤作攻盡陶魏之地陶定陶也○顧

得之先慎曰比蓋五年擊燕所得注謂燕人與魏非也攻盡陶魏之地廣圻曰魏當作

衛見本書加兵於齊私平陸之都言魏加兵於齊平攻韓拔管管故管勝於淇下睢陽之

師郭篇

事荆軍老而走。魏與楚相持於睢陽而楚師遁師久為老。先慎曰注趙本為老作而老誤。蔡召陵之事。荆軍破兵四布於天

下兵魏之威行於冠帶之國。安釐王死而魏以亡。先慎曰乾道本無王字。盧文昭云脫藏本有今據補。故有荆莊

齊桓則荆齊可以霸。先慎曰乾道本桓下有公字。盧文昭云有燕襄魏安釐則燕魏可公字行顧廣圻云藏本無是也今據刪。

以強。今皆亡國者其羣臣官吏皆務所以亂而不務所以治也。其國亂弱矣。又皆釋國法

而私其外。外謂臣之事也。則是負薪而救火也。亂弱甚矣。故當今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

而國治。能去私行公法者。則兵強而敵弱。故審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羣臣之上。則

主不可欺以詐偽。謂得守法度之臣授之以政位加羣臣之上故不可欺以詐偽。顧廣圻曰失當作夫。下文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失亦當作夫。加以當作以。

加舊注未為先慎曰顧說是拾補。加以作如是注趙本投誤作受。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以聽遠事。則主不可欺以天下

之輕重。權衡所以稱輕重也。臣既妙於輕重使之聽遠故不可欺以輕重也。今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能由譽進所以比周。

於下求其虛譽。若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於法。官由黨舉所以務交求其親後。故官之失能者。其國亂以

譽為賞。以毀為罰也。則好賞惡罰之人。釋公行。行私術。比周以相為也。先慎曰上行字當作法好賞惡罰。

之人釋公法行私術與上去私曲就公法去私行行公法下行私重。輕公法。奉公法。廢私術。相應四處。皆作法字。此行字涉下文而誤。忘主外交。以進其與。與

也。則其下所以為上者薄矣。交衆與多。外內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朋黨既多。蔽相隱蔽。雖有大過無從而知也。故忠臣危死於非罪。姦邪之臣。安利於無功。邪臣朋黨則忠臣橫以非罪而獲利也。忠臣

知也。



危死而不以其罪則良臣伏矣

臣傷其類故良臣伏也。先慎曰乾道本危上有之所以折云藏本今本良下有臣字先慎案注云則良臣伏是注所見本亦有臣字之所以三字不當有此與下句文法一律今從盧顧校改伏謂隱也。蓋邪之臣安利

不以功則姦臣進矣

同氣相求故此亡之本也。若是則羣臣廢法而行私重。王涓輕公

法矣

私重謂朋黨數至能人之門。此其所以私重也。顧廣圻曰能人即私人也。見管子明法

篇本書作能字不誤三守篇不敢不下適近習能人之心即其證乾道本注此作比依張榜本趙本改

不壹至主之廷。壹作一下同。百慮

私家之便不壹圖主之國屬數雖多非所以尊君也

君之徒屬之數雖多皆行私重故非尊君。先慎曰乾道本無以字顧廣圻云

今本所下有以字先慎

百官雖備皆慮私家之便。然則主有人

主之名而實託於羣臣之家也

威權不移故也。盧文。故臣曰亡國之廷無人焉。無憂國

臣韓非自謂也。先慎曰

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厚國。大臣務相尊而

不務尊君

先慎曰張榜本相益作之益。案家務相益謂務相益其家與。小臣奉祿養交

不以官為事

顧廣圻曰奉當作持。見本書三守篇晏子春秋問下云士者持祿游。此其

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斷於法而信下為之也。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

自度也

擇人量功之法布在能者不可弊敗者不可飾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以法量

不可弊敗不可飾也。以法飾人故譽不能進非不能退也。則君臣之間明辯而易治。明辯

謂善

先慎曰張榜本作蔽管子亦作蔽非作誹字並通用

惡不相掩故主警法則可也定可否賢者之為人臣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朝廷不敢辭賤軍

旅不敢辭難朝廷辭賤則下有缺上之心軍旅辭難則士有偷存之志先慎曰乾道

順上之為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為君有目不以私視

為君視也而上盡制之為人臣者警之若乎上以脩頭下以脩足清暖寒熱不得不救入寒

救之以暖熱則救之以清凡此皆用手入故曰不得不救入也先慎曰入字衍文下

不敢弗搏與不得不救相對成文明此不當有入字舊注不審而曲為之說非張榜本

熱據注文當作寒暖熱清鏌鄒傳體不敢弗搏盧文昭曰弗藏本作無私賢哲之臣

無私事能之士賢哲之臣事能之士皆以公用之故民不越鄉而交無百里之感既任臣以公則政平

今夫輕爵祿易去亡以擇其主臣不謂廉易亡擇主心貪者耳詐說逆法倍主強諫臣

不謂忠逆法強諫凌主者耳行惠施利收下為名臣不謂仁行惠收下作福者耳離俗隱

居而以非上臣不謂義隱居非上揚主之惡如此之臣不可謂義先慎曰乾

侯內耗其國伺其危險之隙以恐其主先慎曰交非我

不親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國聽之卑主之名以顯其身毀國之厚以利其家臣

不謂智伺危以怨主毀國以利家姦雄者耳如此之臣不此數物者險世之說也而先

王之法所簡也險世所說邀取一時之利先王所簡必令百代常行○盧文弨曰簡弃也注非俞樾曰險世之說本作險世所說說讀為悅注所據本尚未誤

先王之法曰○顧廣圻曰此下五句文與洪範有異或別有所出非引彼也臣毋或作威○先慎曰張榜本更有毋或作福句毋或作利○從

王之指毋或作惡○先慎曰乾道本下毋字作無顧廣圻云今本無所毋先慎案作毋字是今據改洪範正作毋或作有呂氏春秋貴公篇引亦作或與此同注

或有從王之路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廢私術專意一行具以待任○治世之人所具意行不用之於私惟以待

任耳夫為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曰不足力不給○言當用法而察之○先慎曰乾道本為下有之字據張榜本則且上用目

則下飾觀○飾觀則目視不得其真也上用耳則下飾聲○飾聲則耳聽不知其偽也上用慮則下繁辭○繁辭則慮惑於說也先王

以三者為不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先王之所守要○因法數審賞罰用此察之則百官不得混其真偽斯術也

先王所守之要○先慎曰先王之所守要即揚權篇聖人執要之義注說非險躁不得關其任○顧廣圻曰識本同今本險作陰誤姦邪無所依遠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辭勢在郎中不

敢蔽善飾非○郎近侍之官也○俞樾曰勢當作誓國語楚語曰居寢有誓御之箴注曰誓近也誓在郎中與遠在千里外正相對成義誓勢形近而誤或古字通也

朝廷羣下直湊單微不敢相踰越○雖單微直湊亦令得其職分而豪強不敢踰○先慎曰注說非說文湊水上人所會也故湊有會合之義此言

親近重臣合之疏遠卑賤之人皆用法數以審賞罰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勢使然

也○立治之功日尚有餘而功教既已平羣臣既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先慎曰御覽六百

臣如地形馬○即漸以任如地形之見耕漸就削滅也○先慎曰即當作積聲之誤也此謂

臣如地形馬○即漸以任如地形之見耕漸就削滅也○先慎曰即當作積聲之誤也此謂

能見故必立司南以定其方喻人主為臣侵其權勢使人主不自知者非一朝一夕之故在人主時以法度自持也喻意言行路非言耕者注非御覽引作既亦誤使人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既以漸來故雖至於失端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名司南即指南車

也以喻國之正法先慎故明主使其羣臣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為惠於法之內不令遊

為惠法內皆所以防其侵也動無非法法所以凌過遊外私也既使羣臣動皆以法其或

文昭曰遊外二字一本作滅顧廣圻曰凌字未詳過當作過行遊字舊注誤先慎曰過為

凌法所以過滅外私也與下嚴刑所以遂嚴刑所以遂令懲下也所以嚴刑者欲以遂

令懲下也句正相對今本講誤遂不可讀嚴刑所以遂令懲下也令且懲下也遂道也

以輔令而行使必下竟威不貸錯削不共門主裁故不共臣同門錯置也威制共則眾

邪彰矣威制共臣則制邪顯用矣法不信則君行危矣法不信則後不可行故君危也

淫辭篇所言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也言行相說不祥莫大焉與此意相近蓋法不信則

君之所行前後違反故曰說也作危者古字通耳漢書天文志司說星出正西史記天官

書說作危淮南子說林篇尺寸雖齊必有詭文子行言足知舊說之非矣刑不斷則邪不

也舊注未達段借之旨危當以君位言不當以君行言足知舊說之非矣刑不斷則邪不

勝矣故曰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為度匠之目意雖復中繩而不可用當其規矩

講上智捷舉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為比君知雖敏而中事不可用當以先王之法為比

智謂極智之久與巧匠同意非謂君也捷故繩直而枉木斷準夷而高科削等令就下也

權衡縣而重益輕減重益輕權衡乃平斗石設而多益少減多益少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而措

之治自平。○先慎曰：措當為論語錯諸枉之錯，以法數治國家，不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外舉錯二者，上文因法數審賞罰先王之所守要，即其義注說非。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故矯上之失，詰下之邪。

治亂決繆，絀羨齊非。絀其健羨齊其為非，絀音黜。○王先謙曰：羨有餘也，即上削高輕重之意。屬官威民義正相近，詭使篇欲令官之屬己。○王念孫曰：舊注甚謬，屬當為屬字之誤也。屬官威民義正相近，詭使篇上之所以立廉恥者，所以屬下也。屬亦屬字之誤，俗書屬字作屬，形與屬相近，故屬誤作屬。屬而富國篇屬謂之不富，屬謂之不富，屬謂之不富，屬謂之不富。

退淫殆，止詐偽，莫如刑。刑重則不敢以貴易賤，不敢以貴勢法審則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則主強而守要，故先王貴之而傳之。傳之於後，人主釋法用私，則上下不別矣。

明主之所尊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導引也。言道所以引喻其臣而制斷之也。○俞樾曰：主所道制其臣者，猶言明主所由制其臣者。古語每以道為由，本書孤憤篇法術之士，其道得進，猶言莫由得進也。○呂氏春秋貴因篇：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猶言由彌子瑕見釐夫人也。晏子春秋諫上篇曰：楚平微導喬款以見景公，亦言由喬款以見景公。而其字作導，可證此文所導之即所由矣。八姦篇云：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義與此同。先慎曰：張榜本導作道，云由也。俞說與之合。藝文類聚十一引：主作王，無之所導三字，臣下有下字。

刑慶賞之謂德，為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羣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故世之姦臣則不然，所忍則能得之，其主而罪之。姦臣所忍則巧詐媚惑，其主得其威而罪也。○盧文昭曰：注罪

### 二柄第七

明主之所尊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導引也。言道所以引喻其臣而制斷之也。○俞樾曰：主所道制其臣者，猶言明主所由制其臣者。古語每以道為由，本書孤憤篇法術之士，其道得進，猶言莫由得進也。○呂氏春秋貴因篇：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猶言由彌子瑕見釐夫人也。晏子春秋諫上篇曰：楚平微導喬款以見景公，亦言由喬款以見景公。而其字作導，可證此文所導之即所由矣。八姦篇云：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義與此同。先慎曰：張榜本導作道，云由也。俞說與之合。藝文類聚十一引：主作王，無之所導三字，臣下有下字。

之誤也所愛則能得之其主而賞之而賞之。盧文昭曰注其思誤之思。今人主非使賞

罪也也之威利出於己也聽其臣而行其賞罰則一國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臣用罰則民

歸其臣而去其君矣臣用賞則民歸臣而去其君。盧文昭曰注去其君各本俱無其字。此

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於狗矣於字業以下文例之

當有於字據意林御覽六百三十八八九十一事類賦二十引補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釋其刑德而使臣

用之則君反制於臣矣反為臣所制也故田常上請爵祿而行之羣臣請君爵祿而與羣臣所以

外儲說右上篇作行諸大臣下大斗斛而施於百姓於下而用大斗斛以施百姓。此簡公失德而田常用

之也故簡公見弒子罕謂宋君人。盧文昭曰此刑一。曰夫慶賞賜子者民之所喜也君自

行之殺戮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田常

徒用德謂不兼刑也而簡公弒子罕徒用刑謂不兼德也而宋君劫故今世為人臣者兼刑德而用

之則是世主之危甚於簡公宋君也故劫殺擁蔽之主顧廣圻曰非失刑德而使臣用

之而不危亡者則未嘗有也俞樾曰失刑德而使臣用人主將欲禁姦則審合刑名

者言與事也言名也事則也言事則相考則合不可知也。先慎曰乾道本與作異拾補

異當作與先慎業張榜云刑當作形業為人臣者陳而言顧廣圻云今本言下有字誤

刑形二字本書通用與字依盧顧校改有事字誤業而當作其見本書

主道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顧廣圻曰當行專字先慎曰顧說非功當其

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則不當其言則罰。謂因其所言之事以求其效不外使也

功也。罰功不當名也。羣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罰。非不說於大功也。以為不當名也。害甚

於有大功故罰。不當名之害甚於大功。功大震主亦所以為罰。○先慎曰不當名也。害當

言因功失法則國無所守。故不當名之害甚於寒。句法正同。注所見本尚不誤。此

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寢寤而覺。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

典衣殺典冠。○先慎曰乾道本殺作典。意林與作殺是也。其罪典衣以為失其事也。其罪

典冠以為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為侵官之害甚於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

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守業其官所言者貞也。守業以當官守官以

則羣臣不得朋黨相為矣。當言如此者貞也

人主有二患。任賢則臣將乘於賢以劫其君。賢者必多才術。故妄舉則事沮不勝。妄舉謂

則其事必沮。而故。人主好賢則羣臣飾行以要君。欲則是羣臣之情不效。飾行則偽。外故

不勝沮毀敗也。故。人主無以異其臣矣。莫不飾行。故

羣臣之情不效。則人主無以異其臣矣。真偽不分也。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

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齊桓公妬而好內。○先慎曰乾道本妬下有外字。顧廣圻云藏本

無外字是也。本書十過篇難一篇並無今據刪

故豎刁自宮以治內。○先慎曰刁當作刀左傳寺人紹管子大桓公好味○顧廣圻曰當

與上易牙蒸其子首而進之○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子首作首子案作首子為是漢書元

無作首子者十過篇及難一篇兩見可證彼惟趙用燕子噲好賢故子之明不受國○燕之

賢本作首子明首子為後人所改古本自作子首也○燕子噲好賢故子之明不受國○燕之

也○先慎曰乾道本君下有子字顧廣圻謂燕王事注非○故君見惡則羣臣匿端○避其端

云藏本今本無先慎案此不當有今據刪君見好則羣臣誣能○誣其能○人主欲見則羣臣

之情態得其資矣○羣臣之情態皆欲求利君見其好惡則知利其所存故得以為資○俞

矣下文云豎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正承此而言主道篇云○故子之託於賢以

奪其君者也○豎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噲以亂死○子噲燕桓公蟲流出

戶而不葬○先慎曰乾道本戶作尸盧文昭云藏本尸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愚

也○謂見好惡之情則臣得以為利○此人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為重利之故也○今人主

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緣其好惡之則羣臣為子之田常不難矣

故曰去好去惡羣臣見素○君無好惡則臣無因為偽其誠素自見○先慎曰乾道本惡上

好去惡臣乃見素則大君不蔽矣○無去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先慎案當有去字主道篇云去

素可證今據補羣臣見素則大君不蔽矣○揚權第八○揚謂舉之使明也○權謂量事設謀也○先慎曰乾道本注揚下有權

揚權第八○揚謂舉之使明也○權謂量事設謀也○先慎曰乾道本注揚下有權



權誤注說非顧廣圻云廣韻揚推都凡也

天有大命人有大命

臣晝夜四時之候天之大命君

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病形曼理

皓齒說情而損精

香肥所以甘口也用之失中則病形皓曼所以說情也就之過度則損精

注亦作捐拾補疾作病盧文昭云說注中作悅捐孫詒穀云意林及文選七發注皆作損注

同顧廣圻云藏本疾作病是也李善七發注引此作病捐亦當從七發注引作損先慎案注

改說讀為悅非舊本作悅也故去甚去秦

無上秦字先慎案甚上不當有秦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

身乃無害權不欲見素無為也

顧廣圻曰向有誤末詳先慎曰用人之權不使人見虛以

無為之理廣雅釋詁素空也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四方謂臣民中央謂主君先慎

效虛而待之彼自以之

以待四海既藏道陰見陽四海則四方也藏謂不

尊臣之陰以見君之陽陰陽接則君臣通也王先謙曰道由也詳見由陰見陽謂

既立開門而當左右謂左輔右弼也君臣既通輔弼之臣斯立如此則同類相從同聲相

道本注類上無同字

勿變勿易與二俱行賢才既來莫敢變易但當受也先慎曰乾

從作復據趙本增改

是謂履理也君能履理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

隨化而成盧文昭曰注俱字衍

處其宜故上下無為使難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先慎曰御覽九百一十

引仍上有所長事乃不方

所長謂任材用物皆得其宜故事不一方而成俞樾曰注失

國不必有所長矣上有所長是失其為上之道事乃不方猶言無方也謂不得其方也

下云云於而好能下之所欺辯惠好生下因其材上下易用國故不治皆承此而言

矜而好能下之所欺居上者矜好其能則下因其材居上好生辯惠則下因其材

也上下易用國故不治上代下任下操用一之道以名為首一謂道可以常行古今莫二

首○先慎曰乾道本無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聖人執一以靜使

本一下有之字今據補盧文弨云注其唯誤倒○先慎曰羣書治要引尸子分事篇執一以

名自命令事自定既使名命事故事自定也○先慎曰羣書治要引尸子分事篇執一以

注○先慎曰乾道本無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聖人執一以靜使

令字非上令字本作使字也○先慎曰羣書治要引尸子分事篇執一以

趙氏云不見其采是聖人靜以自居韜匿○先慎曰羣書治要引尸子分事篇執一以

光采臣下以故守素而趨於正此說是也○先慎曰羣書治要引尸子分事篇執一以

有誤先慎曰事當作定下文使皆自定之承○先慎曰羣書治要引尸子分事篇執一以

此而言若作事之則使皆自定向為無著矣○先慎曰羣書治要引尸子分事篇執一以

處之使皆自定之上以名舉之○先慎曰羣書治要引尸子分事篇執一以

其名復脩其形○先慎曰羣書治要引尸子分事篇執一以

參向故有此二者誠信下乃貢情○先慎曰羣書治要引尸子分事篇執一以

謹修其事天必有毋失其要乃為聖人聖人之道去智與巧智巧不去難以為常○先慎曰羣書治要引尸子分事篇執一以

符應之命以命之○先慎曰羣書治要引尸子分事篇執一以

道而行詐民人用之其身多殃主上用之其國危亡因天之道反形之理督參鞠之終則

故須去之○先慎曰羣書治要引尸子分事篇執一以

有始○先慎曰羣書治要引尸子分事篇執一以

也○先慎曰羣書治要引尸子分事篇執一以

先慎曰乾道本注督下有巧字據趙本刪顧廣圻疑督參鞠之句有誤未審

本之虛以靜後未嘗用已常當虛靜以後人凡上之患必同其端謂所陳事之首也臣

誤耳同之則是偏聽而致患也○先慎曰信而勿同萬民一從其陳事者且當信之無遂與同

趙本上作人虛文昭云又張本作上信而勿同萬民一從然後擇其善者以之施教則萬

而隨從夫道者弘大而無形德者叢理而普至至於羣生斟酌用之萬物皆感而不與其

寧道德不與物道者下周於事因循而命與時生死言當因道以考汝報而汝也死生猶

典則與也○顧廣圻曰生死當作死生與下廢興也謂其教命時可廢則廢時可

文情韻舊注未為先慎曰注趙本報下有命字參名異事通一同情參名異事之名必

故曰道不同於萬物於萬物德不同於陰陽故能成於陰陽○先慎曰乾道本無於字顧

今據衡不同於輕重其輕重繩不同於出入故能正和不同於燥溼故能均君不同於羣

臣故能制於羣臣○先慎曰乾道本君下有子字於羣作羣於顧廣圻云君下藏本

今本無子字羣於今本作於羣先慎索子字衍羣於二字倒注不誤今據刪改凡此

六者道之出也此六者皆自道生道無雙故曰一是故明君貴獨道之容道以獨君臣不

同道下以名禱下當陳其名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也○盧文弨曰一

詩車攻五章合折曰同調韻與

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為之入凡聽言之道或有未審必出言以故審名以定位明分

以辯類審察其名則事位自定聽言之道落若甚醉容間漫之貌凡聽言者欲聞以招明

自盡而敦泰也○顧廣圻曰落字未詳下同舊注皆訓為聞不見所出俞樾曰落若甚醉

此落字當為容言其容有似乎醉也下文動之落之此落字當為搭說文手部搭動搭也

動之落之即動之落之也動落亦作動容孟子盡心篇動容周旋中禮者是也疑古本兩  
注秦趙唇乎齒乎吾不為始乎齒乎唇乎愈惛惛乎彼自為始吾愈惛惛彼愈昭昭則彼  
本作奉

自離之吾因以知之是非輻湊上不與構離謂分析其所言彼既分析吾遂知之所陳之

為構也構結也先慎曰構講古通謂解釋也臣虛靜無為道之情也參伍比物事之形

下是非君並聽之不為調解注訓構為結似非

也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根幹不革則動泄不失矣參三也伍五也謂所陳之事或三

數常令根幹堅植不有移革如此則動之散皆無所失泄也先慎曰動泄不失

當作動不失泄泄有世音與革字古合韻注云無所失泄是注所見本尚不誤動之落

之無為而改之凡所舉動落然間暇雖有所改無為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怨謂臣所陳

之彼必自媚益為其事若乃惡之彼必生怨而遂止顧廣折曰以上皆失韻未詳何句

有誤先慎曰喜之惡之並句喜與事惡與怨為韻外儲說右篇謳乎其已乎道乎其往

歸田成子乎謳苞為韻並句首字雖用韻不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為道舍去喜惡以虛其

同而以句首字為韻則可借證顧說非是

為道上不與共之民乃寵之謂下之為事上不與共得則臣得上不與義之使獨為之先

慎曰義上固閉內局從室視庭參咫尺已具皆之其處以賞者賞以刑者刑閉內局謂閉

讀為議上固閉內局從室視庭參咫尺已具皆之其處以賞者賞以刑者刑閉內局謂閉

由內以觀外若從室而視庭也八尺曰咫尺者所以度長短既閉心以參驗之咫尺以

度量之二者以其則大小長短皆之其所不相犯錯如此則可賞則賞可刑則刑無乖  
也先慎曰素固疑因字之誤上不與共不與議因閉心以察之如從室視庭尺寸不失  
道本作講誤據拾補改以具當作已具因其所為各以自成善惡必及孰敢不信所為

既各自成善必及賞惡必規矩既設三隅乃列賞罰規矩既已說於一事二事則主上不

及刑刑賞不差誰敢不信神者隱而莫測其所由者也既不神其事不當下考其常常理事考之所以較

神下將有因故可測則可因故曰下將有因也其若天若地是謂累解天地高厚不可測者也君用意如天地則上因下考之累可解也

常若天若地是謂累解俞樾曰累解乃疊韻字古人常語也荀子富國篇則和調累解

累解與和調並言可知其義楊注以為嬰累解釋非也儒效篇解果其冠楊注引說苑蟹

螺者宜未為證然則累解猶蟹螺矣古語雖不盡可通而累解二字平列則鳩然無疑舊

注之失與楊注同若地若天孰疏孰親載天無私覆地無私能象夫地是謂聖人厚而無私也欲治

其內置而勿親內謂君之機密也欲令機事不失所置之臣勿欲治其外官置一人不使

自恣安得移外謂百官之政也欲令官政不失則每官置一人焉夫兩雄必爭官大臣

之門唯恐多人臣門多人威權在之故也凡治之極下不能得神隱不惻故下不能得之治道無踰此

測周合刑名民乃守職去此更求是謂大惑刑名不差則民守職此治之至要者也去至

本書主道篇作同先慎曰乾亦說大惑故盜衆而邪滿○顧廣圻曰周當依

道本注民作其今從趙本狷民愈衆姦邪滿側邪指臣言謂狡猾之民則益多而姦邪

之臣盈於左右矣注說非故曰毋富人而貸焉毋貴人而逼焉君之富臣更從臣貨君之貴臣更令

專信一人而失其都國焉專信一人則形勢聚焉故失其都○先慎曰乾道本注勢匪大

於股難以趣走臣重於君難以為理主失其神虎隨其後失神謂君可測知如臣能為虎

字當作則主上不知虎將為狗主既不知臣之為虎則臣匿威主不蚤止狗益無已臣既以虎

為狗君不

知而止之如此則同事相求皆為狗蓋其朋黨無有已時也

虎成其羣以弑其母母則君也既朋黨相益即是虎為主成羣也虎既成羣母必見弑

而無臣奚國之有國必有臣不能畏臣為虎而不用惟在主治其刑法以制之故下云主

其刑大虎自寧主既施刑虎則懼而法刑苟信虎化為人復反其真謂君君臣臣也○先

據拾補改盧文昭云苟誤作狗顧廣圻云信讀為申申與下文人真韻言申法刑於狗也

上云虎將為狗又云狗益無已與此相承先慎案顧讀信為申是也狗當從拾補改作

苟狗字涉上文而誤不得反以為證此謂君苟申其刑法則臣昔之欲為其國必伐其聚

聚謂朋黨交結伐之者所以離散其朋黨也○不伐其聚彼將聚眾欲為其地必適其賜也

顧廣圻曰聚讀為聚下句同蒙與下文眾韻呂氏春秋重己篇故聖人必先適欲高注適猶

節也管子禁藏篇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藏是適與節同義必適其賜猶

者必節其賜也舊注失其義不適其賜亂人求益彼求我予假仇人斧亂人求益而與之則是以斧假

假之不可彼將用之以伐我以斧與仇則是假與不可仇仇人也○盧文昭曰仇一本作

位可實上利可貪居下者常有羨欲之心欲靜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

則不能欲取則不得二者交戰一曰有百也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

上操作下操俞樾云此當作上操舊注未誤先慎案張榜本趙本均作上操今據改故度量之立主之寶也故為主之寶也黨與之具臣之寶也君位故為臣寶臣之所不弑其

君者黨與不具也故上失扶寸下得尋常四指為扶上於度量少有所失下之得利已數

倍多矣○盧文昭曰扶字誤從牛旁注同得意

林作失下有君不可不慎句不可從  
先慎曰趙本扶誤作扶意林作膚  
有國之君不大其都大其都臣將  
有據以叛國有道之臣不貴其

家大夫稱家貴其家臣將凌己  
有貴其臣臣將有道之君不貴其臣  
貴貴勢過己之富之備將代之臣既貴富備必將

曰備當作彼舊注誤備危恐殆急置太子禍乃無從起太子者君之副貳國之重鎮今欲備  
厚者虧之薄者靡之厚謂臣黨與眾

圍必身自執其度量臣人四面謀君常在圍今自內厚者虧之薄者靡之厚謂臣黨與眾

此必虧之使薄也盧文弨曰靡之當厚者虧之薄者靡之厚謂臣黨與眾

與易我亦有爵吾與爾靡之之靡同義厚者虧之薄者靡之厚謂臣黨與眾

臣自亦知其既盛必衰天之道也厚者虧之薄者靡之厚謂臣黨與眾

火之取熱不得中息先慎曰靡與廢通取廢爛之義物之廢爛於熱不見其消  
簡令謹

誅必盡其罰盡刑罰毋弛而弓一樓兩雄弓以射先慎曰注立趙本射狼在牢其羊不繁射狼喻吏一家二貴事乃

言刑法所以罰之理也一樓兩雄其鬪鬪爭鬪豺狼在牢其羊不繁射狼喻吏一家二貴事乃

無功二貴爭出命服役者不夫妻持政子無適從夫唱婦隨者禮之正也今天妻為人君

者數披其木木喻臣也披為落其枝也數落木枝扶疏將塞公閭謂臣威

充塞公閭先慎曰乾私門將寤公庭將虛主將壅圍圍也○顧廣圻曰圍當作圍

道本主作土今從趙本私門將寤公庭將虛主將壅圍與下文拒處韻王先謙曰詳文義

以增其重則披枝而害心喻臣本實矣君又加之恩賞以增其威重則公子既乘宗室憂

臣將二而危君矣。先慎曰注趙本威下無重字盧文昭云張本有。吟。宗室謂太宗適子家也。庶子既乘勢凌適子故憂吟也。止之之道數披其木毋使枝茂

木數披黨與乃離。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木下行枝字案。掘其根本木乃不神。○盧文

云根本二字當倒與韻合顧廣圻曰掘填其洵淵毋使水清。淵者水之停積水清鑿之者

其根三字句與上文同本字行根神韻填其洵淵毋使水清。以上句本字為衍文是也此

也。○顧廣圻曰淵清失韻有誤不即有缺文也俞樾曰顧氏以上句本字為衍文是也此

句洵字蓋亦衍文舊注不釋洵字是舊本未衍也上文木數披黨與乃離此云掘其根本

乃不神填其淵毋使水清皆上句三字下句四字今衍本字洵字非其舊也至趙本作木

枝數披則更失之矣先慎曰俞說衍洵字是也定之方中淵與人協楚詞清與人協風賦

清亦與人協詩燕淵清古自為韻顧疑有誤非也盧文昭云注雖字非誤即行。探其懷

訟淵與成正協則淵清古自為韻顧疑有誤非也盧文昭云注雖字非誤即行。探其懷

奪之威。為。先慎曰注淵字當作測。主上用之若電若雷。威不下分則君命神

八姦第九。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道引也言姦臣或誘引君之左右或誘引君之百姓以

曰在同牀何謂同牀曰貴夫人愛孺子便僻好色。便僻得嬖此人主之所惑也託於燕處

之虞乘醉飽之時而求其所欲此必聽之術也。乘因也夫人孺子等由因君醉飽之時進

文招曰注。為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此之謂同牀。以金玉之實內事貴夫人愛

由字衍。為。二曰在旁何謂在旁曰優笑侏儒左右近習。優笑者謂俳優能啁此人主未命而

謀可成也。成也。二曰在旁何謂在旁曰優笑侏儒左右近習。笑者侏儒短人也。此人主未命而



唯唯未使而諾諾先意承旨觀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此皆俱進俱退皆應皆對謂君所欲進則

左右近習俱共進之所欲退則俱共退之命之則皆應問之則皆對先慎曰乾道本注無應字今從趙本一辭同軌以移主心者也為人

臣者內事之以金玉玩好先慎曰乾道本之作比顧外為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此

之謂在旁則其位可得而奪也先慎曰乾道本注蓋上有主字今從趙本三曰父

兄何謂父兄曰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也大臣廷吏人主之所與度計也此皆盡力

畢議人主之所必聽也為人臣者事公子側室以音聲子女先慎曰乾道本事下有

無畢字今據刪收大臣廷吏以辭言處約言事事成則進爵益祿以勸其心使犯其主此之謂

父兄收謂收攝其心也謂臣欲收大臣之心辭言為作聲譽又更處置邀共言事於君

可以施謀也先慎曰乾道本注必作心依趙本改四曰養殃何謂養殃曰人主樂美

宮室臺池好飾子女狗馬以娛其心此人主之殃也為人臣者盡民力以美宮室臺池

重賦斂以飾子女狗馬以娛其主而亂其心從其所欲而樹私利其間此謂養殃五曰

民萌何謂民萌曰為人臣者散公財以說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勸譽

己以塞其主臣行其惠則主澤不下流故曰塞其主而成其所欲此之謂民萌六曰流行何謂流行曰人

主者固壅其言談希於聽論議易移以辯說君門隔於九重賢俊希得與振故言談論

有所說自然易註  
振字誤趙作攝亦非  
為人臣者求諸侯之辯士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以語其私為巧

文之言流行之辭謂其言巧使聽者似若流通而可行示之以利勢懼之以患害施屬虛辭以壞其主設

綴屬浮虛之辭此之謂流行七曰威強何謂威強曰君人者以羣臣百姓為威強者也羣臣百

姓之所善則君善之非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不善之為人臣者聚帶劍之容養必死

之士以彰其威明為己者必利不為己者必死以恐其羣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威強

八曰四方何謂四方曰君人者○元慎曰乾道本人作臣顧廣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

強兵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強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為人臣者重賦斂盡府庫虛其國以

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斂於內○顧廣圻曰斂字未詳先

攝之名為臣者當強兵壓境則在內制攝其君○慎曰詩桑扈孔疏斂者收

以便己私下文使之恐懼正承上震攝而言○慎曰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慎曰

六微篇公叔因內齊單於鄭此之謂四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姦世主所以壘劫

失其所有也○俞樾曰道字衍文也所以成姦所以壘劫兩文相對讀者見篇首云凡人

姦即所由成姦也義與所以同此○不可不察焉明君之於內也娛其色而不行其謁不使

私請○所以防初姦其於左右也使其身必責其言不使益辭○所以防二姦其於父兄大臣

也聽其言也必使以罰任於後○當則任之不當則罰之○盧文弨曰任謂保任舊注非先

之言恐其妄舉故以罰防三其於觀樂玩好也必令之有所出謂知其所從

使於後也此多一使字防四其於觀樂玩好也必令之有所出謂知其所從

注不誤防五其於說議也稱譽者所善毀疵者所惡必實其能察其過考實其

為一句著注誤先慎曰業當作不使擅進擅退王謂曰擅退二字當衍七字

重不使二字故云不令度君意擅有所進退明以不使貫下三項也張榜本無擅進不使

擅退六字是求其說而其於德施也縱禁財發墳倉積粟於倉利於民者必出於君不使

不得從而刪之不可從防六其於說議也稱譽者所善毀疵者所惡必實其能察其過考實其

人臣私其德防五其於說議也稱譽者所善毀疵者所惡必實其能察其過考實其

其不使羣臣相為語防六其於說議也稱譽者所善毀疵者所惡必實其能察其過考實其

過防七其於說議也稱譽者所善毀疵者所惡必實其能察其過考實其

下防八其於說議也稱譽者所善毀疵者所惡必實其能察其過考實其

字防九其於說議也稱譽者所善毀疵者所惡必實其能察其過考實其

財防十其於說議也稱譽者所善毀疵者所惡必實其能察其過考實其

求索也法則聽之不法則距之防十一其於說議也稱譽者所善毀疵者所惡必實其能察其過考實其

來○先慎曰

防四

防五

防六

防七

防八

防九

防十

防十一

防十二

防十三

防十四

防十五

防十六

據本有  
諸侯之不聽則不受臣之誣其君矣  
諸侯知我不聽用其臣不受彼臣之浮言以問誣其君也○王涓曰之不聽當作知不聽先

慎曰王說是注未滿臣之乾道本作之臣顧廣圻云今本之臣作臣之今據乙明主之為官職爵祿也  
○先慎曰舊所以進賢林

勸有功也故曰賢材者處厚祿任大官功大者有尊爵受重賞官賢者量其能賦祿者稱

其功是以賢者不誣能以事其主有功者樂進其業故事成功立今則不然不課賢不肖

論有功勞  
○先慎曰論上嘗有不字用諸侯之重  
○諸侯以勢位之重也○先慎曰諸侯所重君遠用之舊注非聽左右之

諛  
○顧廣圻曰乾道本誤提行先父兄大臣上請爵祿於上而下賣之以收財利及以樹

私黨故財利多者買官以為貴有左右之交者請謁以成重功勞之臣不論  
○先慎曰謂不考其功勞

也官職之遷失謬是以吏偷官而外交棄事而財親是以賢者懈怠而不勸有功者隳而

簡其業此亡國之風也  
○廢毀也或本為墮也○先慎曰注末也字趙本無

十過第十

十過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二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

則亡身之至也四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先慎曰音下下五曰貪愎喜

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先慎曰喜六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也七曰離內

遠遊而忽於諫士則危身之道也○先慎曰羣書八曰過而不聽於忠臣而獨行其意則

滅高名為人笑之始也九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則削國之患也○先慎曰削國十曰國

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奚謂小忠昔者楚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楚師敗而共王傷其目酣戰之時司馬子反

渴而求飲豎穀陽操觴酒而進之○盧文弨曰穀陽呂氏權勳為淮南人間訓俱作陽穀

御覽三百八十九四百子反曰嘻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先慎曰乾道

酒也○六字顧廣圻云藏本有今本穀上又有豎字按本書飾邪篇有此句而無酒字先慎

案呂氏春秋有豎穀陽曰非酒也七字此脫今據藏本增御覽三百八十九引作豎曰非

也四字說苑敬慎篇子反曰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二句子反之為人嗜酒而甘之弗能絕

於口而醉戰既罷共王欲復戰○先慎曰飾邪篇有令人召司馬子反司馬子反辭以心

而謀事三字此脫

婦葉山房石印

疾共王駕而自往入其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

又醉如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恤吾眾也○先慎曰乾道本無言字今本作恤先慎案

作恤是今據改說苑作是○先慎曰乾道本無言字今本作恤先慎案

亡吾國而不恤吾眾也○先慎曰乾道本無言字今本作恤先慎案

文共王欲復戰召子反而謀是欲與子反謀復戰○先慎曰乾道本無言字今本作恤先慎案

也不當少與字今據藏本補說苑與作以義同○先慎曰乾道本無言字今本作恤先慎案

故豎穀陽之進酒不以讐子反也其心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

也

奚謂顧小利昔者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君其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

虞公求假道焉必假我道君曰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馬也若受

吾幣不假之道將奈何荀息曰彼不假我道必不敢受我幣若受我幣而假我道則是竇

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馬猶取之內廐而著之外廐也君勿憂君曰諾乃使荀息以

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而求假道焉虞公貪利其璧與馬而欲許之宮之奇諫曰

不可詐夫虞之有虢也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依輔虞虢之勢正是也若假之道則虢

朝亡而虞夕從之矣不可願勿許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之還反處三年興兵伐

虞又剋之○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之還作而還誤反字當在興字上讀下屬公羊傳云

還四年反取虞何休注還復往故言反此出於彼也四年者并伐虢之年數之

穀梁傳云五年不合本書喻老篇云還反滅虞亦可證俞樾曰伐虢下脫克字下云又克之正承此而言呂氏春秋權勳篇荀息伐虢克之還反伐虞又克之是其證先慎曰淮南人間訓與呂同此之上脫克字趙用賢本改之為而屬荀息牽馬操璧而報獻公獻公說下為句非是反字當依顧移與字上與呂覽淮南合

曰璧則猶是也雖然馬齒亦益長矣梁傳作荀息語故虞公之兵殆而地削者何也愛小利而不慮其害慮藏本作虞故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

奚謂行僻者楚靈王為申之會先慎曰乾道本會作命拾補命宋太子後至執而囚

之狎徐君輕侮拘齊慶封中射士中射士官有上中下顧廣圻曰本書說林上下篇皆

細人也史記張儀列傳索隱云蓋侍御之官此與左昭四年傳言椒舉不同孫詒讓曰呂覽高注云中謝官名也謝與射通字當以射為正蓋即周禮夏官之射人也糞業亦有中

似謂能射之人在中者與余說不用中射者射人之給事官內者猶涓人之在內者謂之中涓庶子之在內者謂之中庶子矣周禮射人與大僕並掌朝位又大喪與僕人遷尸

禮記檀弓云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鄭注云卜當為僕聲之誤也僕人射人皆平生時贊正君服位者是射人與僕人為官聯故後世合二官以為侍御近臣之名曰僕射

史記韓信傳連敖集解如淳云楚有連尹莫敖其後合為一官亦合二官為名之證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僕射秦官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此義尚與古合李涪刊誤引孔

衍則云僕射小官扶掖左右者也此因後世僕射字音夜而諫曰合諸侯不可無禮此存為之說不足據也先慎曰孫說是舊注謂官有上中下誤

亡之機也昔者桀為有戎之會而有緡叛之紂為黎丘之蒐而戎狄叛之有戎有緡皆國名盧文昭曰

戎左昭四年傳作仍黎丘史記楚世家作黎山左但云黎戎狄左傳史記俱作東夷顧廣圻曰蒐下當依左傳史記補而東夷叛之幽王為太室之盟二句此上下兩事各脫其半

也由無禮也君其圖之君不聽涉上文而誤行遂行其意居未期年死乾路在昭十三

靈王南遊羣臣從而劫之靈王餓而死乾溪之上故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

奚謂好音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而放馬設舍以宿夜分而聞鼓新聲者

而說之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乃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

其狀似鬼神子為我聽而寫之先慎曰各本無我字史記樂書論衡紀師涓曰諾因靜

坐撫琴而寫之先慎曰初學記師涓明日報曰臣得之矣而未習也請復一宿習之靈

公曰諾因復留宿明日而習之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盧文弨曰似即左

廣圻曰史記夷作惠正義曰一本虎祁之堂先慎曰酒酣靈公起曰傳所云虎祁之宮顧

御覽引此作虎祁之臺事類賦十一引虎祈二字倒上衍公字今據論衡

刪顧廣圻曰起下有脫字先慎曰史記無起公二字彼刪起字此有新聲願請以示平公

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先慎曰拾補鼓下旁注撫字盧文弨云撫藏

史記論衡均作鼓御覽藝文未終師曠撫止之衡止上有而字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

類聚四十一引此亦作鼓也先慎曰史記論衡也竟也謂終曲平公曰此道奚出王念孫曰此道奚出本作此奚道出也言

論衡作此何道出皆其明證矣孤憤篇法術之士奚道得進晏子春秋雜篇景公問魯昭

公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於此乎呂氏春秋有度篇容問李子曰若雖知之

奚道如其不為私史記趙世家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

義並與此同今作此道奚出者後人不知道字之義而妄改之耳



作與紂為靡靡之樂也及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

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盧文昭曰也字藏本無子其使遂之

師涓鼓究之平公問師曠曰○先慎曰乾道本曠作涓顧廣圻云今本涓作曠先慎此所

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

而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先慎曰藝文類聚引聽上有得字今吾君德薄不

足以聽平公曰寡人之好者音也願試聽之○盧文昭曰試黃本作示先慎曰藝文類聚

十御覽九百一十六引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先慎曰事類賦十

作得試之乎亦非元文○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

聚與道從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堦○棟端也○盧文昭曰郎廊同堦與禮記喪大記中屋

比同道也○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堦履危之危同顧廣圻曰堦他書又作危先慎曰藝文

類聚九十作道南方來集於郭門之危○事類賦引道作自郎作郭堦作邑御覽五百七十

九引堦作邑又九百一十六引作廟門之危○論衡作郭門之上危案郭為郎之誤廟為廊

之誤邑危並危之誤本書作堦疑本是上危二字後者誤改併為一字史再奏之而列○

記魏世家座因上屋騎危危在上故曰上危即後世所謂屋山俗稱屋脊再奏之而列○

成行而列五百七十九引作成列無而字○藝文類聚引作再奏而列

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于天平公大說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為師曠壽反坐

而問曰○先慎曰乾道本無坐字盧文昭云坐字脫藏本凌本皆有顧音莫悲於清徵乎

廣圻云有坐字是也史記有先慎案論衡亦有今從藏凌本增

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西泰山之

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西泰山之

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西泰山之

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西泰山之

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西泰山之

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西泰山之

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西泰山之

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西泰山之

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西泰山之

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西泰山之

上。○盧文召曰黃藏本張本作皇文選赭白馬賦注引亦作皇古通用先慎曰舊本無西

又御覽五百七十九及事類賦引作西山無秦字脫也有駕象車而六蛟龍○先慎曰論

無而畢方也竝鎬論衡鎬作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論衡御覽引並作進無作迅先慎曰

顧說非事類賦引作清途疑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騰蛇伏地○盧文召曰騰藏

後人改之非韓子元文也鳳皇覆上○先慎曰論衡大合鬼神作為清角今主君德薄○顧廣圻曰主當作

鳳皇覆上鳳皇作白雲○先慎曰藝文類聚一百九十五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

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而有玄雲從西北方起○盧文召曰而藏本作

裂帷幕破俎豆隳廊瓦○先慎曰隳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廊室之間○先慎曰室晉

國大旱赤地三年○先慎曰事類平公之身遂癘病○先慎曰乾道本癘作癘盧文召云

奚謂貪愷昔者智伯瑤○先慎曰瑤率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滅之反歸休兵數年因令人請地於

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不與也夫知伯之為人也好利而驚愷○顧廣圻曰藏

驚誤戰國策作驚吳彼來請地而弗與則移兵於韓必矣君其與之與之彼徂○顧廣圻曰藏

師道引此亦作驚地於韓將

驚誤戰國策作驚吳彼來請地而弗與則移兵於韓必矣君其與之與之彼徂○顧廣圻曰藏

師道引此亦作驚地於韓將

驚誤戰國策作驚吳彼來請地而弗與則移兵於韓必矣君其與之與之彼徂○顧廣圻曰藏

生心也。又將請地他國。他國且有不聽不聽，則知伯必加之兵。如是韓可以免於患，而待

其事之變。康子曰：諾。因令使者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令人請地於魏。宣子欲

勿與。○顧廣圻曰：宣上趙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今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

強而外怒知伯也。如弗予，其措兵於魏必矣。○先慎曰：必矣，下趙本有宣子諾。○先慎曰：不

有曰字上。康子曰：諾。文因令人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又令人之趙，請蔡皋狼之地

名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約韓魏將以伐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為人，也

陽規而陰疏。○顧廣圻曰：規當從策作親。三使韓魏而寡人不與焉。○三使陰以相約，知有異志也。其措兵於寡人必

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闕子。○先慎曰：難言篇簡主之才臣也。其治晉陽而尹

鐸循之。○尹鐸安于之屬大夫。○先慎曰：循，遵也。謂尹鐸治晉陽仍遵董安于之治也。國語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則安于死，尹鐸繼之，非尹鐸為安于屬大夫也。策鐸作澤

誤國語。其餘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而已矣。君曰：諾。乃召延陵生。○顧廣圻曰：令將軍車

騎先至晉陽。○盧文弨曰：單字。○疑行君字策無。君因從之。君至而行其城郭及五官之藏

城郭不治，倉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邑無守具。襄子懼，乃召張孟談曰：寡人行城郭

及五官之藏，皆不備具。吾將何以應敵？張孟談曰：臣聞聖人之治，藏於臣。○顧廣圻曰：不

藏於府庫，務修其教，不治城郭。君其出令，令民自遺三年之食，有餘粟者入之倉。遺三年

藏於府庫，務修其教，不治城郭。君其出令，令民自遺三年之食，有餘粟者入之倉。遺三年

之用有餘錢者人之府遺有奇人者使治城郭之繕奇餘也謂閱人奇音羈。盧文昭曰

脫文藏本刪君夕出令明日倉不容粟府無積錢積當作不容庫不受甲兵居五日而城郭

已治守備已具君召張孟談而問之曰吾城郭已治守備已具錢粟已足甲兵有餘吾奈

無箭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楛楚牆之顧廣圻曰句

策作狄楛策作苦皆同字先慎曰牆事類賦其高至于丈顧廣圻云有楛二字當行策無

今俗本策反依此增入誤甚先慎案顧君發而用之有餘箭矣字策同案下文有餘金矣

賦御覽引有有餘箭矣四字今據補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雖菌幹之勁弗能過也先

慎曰各本幹作餘拾補菌作菌餘作幹旁注籍字盧文昭云菌字謬籍藏本凌本俱作幹

顧廣圻云餘作幹是也今本作籍者誤以策作籍而改耳菌策作菌同字先慎案藝文類

聚六十御覽引君曰吾箭已足矣奈無金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先慎曰

並作幹今據改之字依上文當有據當為公之誤御覽引正作公今據改皆以鍊銅為柱

質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用之有餘金矣號令已定守備已具三國之兵果至至則乘晉

陽之城遂戰三月弗能拔因舒軍而圍之先慎曰乾道本無舒字顧廣決晉陽之水以

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先慎曰御覽三百二十又懸釜而炊先慎曰御覽

子食析骨炊是也此脫史記趙世家趙襄子保晉陽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財食將盡

士大夫羸病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羸病吾恐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國

之可下張孟談曰臣聞之亡弗能存危弗能安則無為貴智矣君失此計者○盧文昭曰失策作釋先

慎曰失當為釋之誤者字衍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魏之君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臣聞

唇亡齒寒今知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二君為之次二君曰我知其然也雖

然知伯之為人也麤中而少親○顧廣圻曰麤策作麓按當讀為粗史記王翦傳我謀而

覺則其禍必至矣為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而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盧文昭曰臣

下藏本張本皆無之字顧廣圻二君因與張孟談約二軍之反與之期曰○先慎曰三當

曰莫之知藏本作莫知之策同夜遣孟談入晉陽以報二君之反○盧文昭曰二君三本俱作三軍襄子迎

孟談而再拜之且恐且喜二君以約遣張孟談○顧廣圻曰以讀為己策脫去二君以約

因朝知伯而出遇智過於轅門之外○先慎曰說苑貴德篇作智果智過怪其色因入見

知伯曰二君貌將有變君曰何如曰其行矜而意高非他時之節也○先慎曰意行二字

行高是也本書志多作意君不如先之君曰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而三分其地寡人所

以親之必不侵欺○盧文昭曰侵當作我兵之著於晉陽三年今旦暮將拔之而嚮其利

○盧文昭曰嚮饗通何乃將有他心必不然子釋勿憂勿出於口明日二主又朝而出復見智過於

韓非子集解

卷三 五 埽葉山房石印

韓門智過入見曰君以臣之言告二主乎君曰何以知之曰今日二主朝而出見臣而其色動而視屬臣此必有變君不如殺之君曰子置勿復言智過曰不可必殺之若不能殺

遂親之君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此皆能移

其君之計○先慎曰宣字康字皆後人所加智過言時不應有也君與其二君約○先慎曰與其二字誤倒策作君其與二子約是也破趙國

因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以無變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

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必不可智過見其言之不聽也出因更其族為輔

氏至於期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夷而決其水灌知伯軍知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

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伯之軍而擒知伯○盧文弨曰知伯之軍藏本作知氏之軍知伯身死軍破國

分為三為天下笑故曰貪愎好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

奚謂耽於女樂昔者戎王使由余聘於秦○盧文弨曰王本本作主穆公問之曰寡人嘗

聞道而未得目見之也願聞古之明主得國失國何常○顧廣圻曰說苑反質篇作當何以也下文常以儉得之常亦

作由余對曰臣嘗得聞之矣常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寡人不辱而問道於子子以

儉對寡人何也由余對曰臣聞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盞飲於土釶其地南至交趾北至

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顧廣圻曰說苑禪作虞舜受之作釋下文亦云舜釋天下

為食器斬山水而財之。顧廣圻曰說苑財作裁同字先慎曰御

曰說苑作消銅鐵脩其刀猶漆墨之按此文削鋸是也淮南子本經訓云無所錯其制剛

本書先慎曰各本其作之紫之當作其注云磨其斧迹是即出於此而傳寫互有誤仍各依

注所據本尚未誤御覽七百五十六引正作其今據改流漆墨其上也流布輸之於宮以

為食器諸侯以為益後國之不服者十三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禹作為祭器墨漆其外

御覽四百九十三引此正作漆說苑亦作漆先慎按王說是御覽又七百五十六引同今

改而朱畫其內縵帛為茵說苑縵作繒蔣席蔣草頗緣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頗作額

當有誤仍各依本書觴酌有采而樽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三顧廣

御覽四百九十三引作三十二與說苑合夏后氏沒殷人受之作為大路而建九旒先

慎曰御覽引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堊墀顧廣圻曰四當作白白壁與茵席雕文此

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三本服作七誤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少臣故曰儉

其道也由余出公乃召內史廖而告之廖同字王蓋姓也先慎曰顧說是說苑尊賢篇作

王曰寡人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奈何內史廖曰

臣聞戎王之居僻陋而道遠當依說苑作遼未聞中國之聲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

後為由余請期先慎曰乾道本期作其顧廣圻云後當依說苑作厚乾道以疏其諫顧

本藏本期作其論說苑作期先慎案趙本作期不誤今據改

本藏本期作其論說苑作期先慎案趙本作期不誤今據改

本藏本期作其論說苑作期先慎案趙本作期不誤今據改

本藏本期作其論說苑作期先慎案趙本作期不誤今據改

廣圻曰諫說苑作開史記秦本紀亦作開皆當讀開為諫

彼君臣有聞而後可圖也君曰諾乃使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顧廣圻曰史上當有內字二八說苑作三九韓詩外傳作二列史記與此同先慎曰藝文類聚五十九引作三人誤因為由余請期○先慎曰請告也期歸期也既告之期又留由余不遣以失戎王許諾見其女樂而說之設酒張飲日以

聽樂終歲不遷牛馬半死由余歸因諫戎王戎王弗聽由余遂去之秦秦穆公迎而拜之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形既以得之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故曰耽於女樂不

顧國政亡國之禍也○先慎曰亡上當有則字上文有

奚謂離內遠遊昔者田成子遊於海而樂之○先慎曰說苑正諫篇作齊景公案說林上篇有鳩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齊走而

當即此號令諸大夫曰言歸者死顏涿聚曰○先慎曰涿聚說苑作燭趙晏子春秋外篇為籬音聚案涿與燭濁聚與鄒趙籬形聲相近古本通用左哀二十三年傳又作顏庚君遊海而樂之奈臣有圖國者何○盧文昭曰藏本臣

人君雖樂之將安得田成子曰寡人布令曰言歸者死今子犯寡人之令援戈將擊之顏涿聚曰昔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今君雖殺臣之身以三之可也臣言為國非為

身也延頸而前曰君擊之矣君乃釋也趣駕而歸至三日而聞國人有謀不內田成子者矣○先慎曰趙本成子作子成下同皆誤田成子所以遂有齊國者顏涿聚之力也故曰離內遠遊則危身

之道也○先慎曰上文則上有而忽於諫士句此脫



奚謂過而不聽於忠臣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為五伯長管仲佐之管仲者不

能用事休居於家桓公從而問之曰仲父家居有病即不幸而不起○先慎曰乾道本起下有此病二字盧文

昭云凌本無今據刪政安遷之管仲曰臣老矣不可問也雖然臣聞之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君

其試以心決之君曰鮑叔牙何如管仲曰不可鮑叔牙為人剛愎而上悍○盧文昭曰鮑

皆有悍藏本作捍下同先慎曰蒼頡篇捍桀也荀子大略篇注捍克戾也捍為捍禦之字非此義藏本誤剛則犯民以暴愎則不得民心悍則

下不為屬其心不懼○盧文昭曰懼藏本張本作具先慎曰懼字是言下不為用而不畏也非霸者之佐也公曰然則豎刁

何如管仲曰不可夫人之情莫不愛其身公妒而好內豎刁自矜○先慎曰豎刁為治內

行二柄為難一篇並無其身不愛又安能愛君曰然則衛公子開方何如○先慎曰乾道本則下無

云衛字脫各本有顧廣圻云藏本有衛字是也乾道本如下行曰字先慎案盧顧說是今據補衛字刪曰字管仲曰不可齊衛之聞不過十日之

行開方為事君欲適君之故十五年不歸見其父母○先慎曰故字疑衍欲字當在之字

欲字誤倒在上後人遂於之下加故字耳此非人情也其父母之不親也又能親君乎○先慎曰以上下文例

公曰然則易牙何如管仲曰不可夫易牙為君主味君之所未嘗食唯人肉耳易牙蒸其

子首而進之○先慎曰子首趙本作首子誤說見前二柄篇君所知也人之情莫不愛其子今蒸其子以為膳於

君其子弗愛又安能愛君乎公曰然則孰可管仲曰隰朋可其為人也堅中而廉外少欲

而多信夫堅中則足以為表廉外則可以大任少欲則能臨其衆多信則能親隣國此霸者之佐也君其用之君曰諾居一年餘管仲死君遂不用隰朋而與豎刁刁涖事三年桓公南遊堂阜豎刁率易牙衛公子開方及大臣為亂桓公渴餒而死南門之寢公守之室身死三月不收蟲出于戶先慎曰二柄篇難一篇戶作尸誤故桓公之兵橫行天下為五伯長卒見弑於其臣而滅高名為天下笑者何也不用管仲之過也故曰過而不聽於忠臣獨行其意則滅其高名為人笑之始也

奚謂內不量力昔者秦之攻宜陽顧廣圻曰國策作秦韓戰於濁澤史記韓世家同在宣惠王十六年韓氏急公仲朋謂

韓君曰顧廣圻曰朋策誤作明當依此訂他書又作馮與國不可恃也豈如因張儀為和於秦哉因賂以名都

而南與伐楚是患解於秦而害交於楚也秦害交於楚也公曰善乃警警飭戒也先慎曰警策作傲字同公仲之

行先慎曰連將西和秦楚王聞之懼召陳軫而告之曰韓朋將西和秦今將奈何陳軫

曰秦得韓之都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一作而屬下誤當句絕策驅其練甲先慎作今又得韓之名都一史記同上文皆作以一名都驅其練甲史記

而其甲國策作秦韓為一以南鄉楚此秦王之所以廟祠而求也其為楚害必矣王其趣發信臣

多其車重其幣以奉韓曰不穀之國雖小卒已悉起願大國之信意於秦也信申因願大

國令使者入境視楚之起卒也韓使人之楚楚王因發車騎陳之下路謂韓使者曰報韓

君言弊邑之兵今將入境矣使者還報韓君韓君大悅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

者秦也○顧廣圻曰策同姚校云告一作因以名救我者楚也聽楚之虛言而輕誣強秦

之實禍則危國之本也○王引之曰此言韓王聽虛言而輕實禍則輕下不得有誣字誣

秦之實禍者一本作輕○一本作誣而後人誤合之耳凡從聖從巫韓君弗聽公仲怒而歸

之字傳寫往往謠潤說見經義述聞大戴禮喜之而觀其不誣下韓君弗聽公仲怒而歸

十日不朝宜陽益急韓君令使者趣卒於楚冠蓋相望而卒無至者宜陽果拔○顧廣圻

果大怒與師與韓氏戰於岸門在十九年其為諸侯笑故曰內不量外恃諸侯者則國

削之患也

奚謂國小無禮昔者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於曹曹君袒裼而觀之釐負羈與叔瞻侍於前

○顧廣圻曰叔瞻與左傳及本書喻老篇皆不合叔瞻謂曹君曰臣觀晉公子非常人也君遇之無禮彼若有時

反國而起兵即恐為曹傷君不如殺之曹君弗聽釐負羈歸而不樂其妻問之曰公從外

來而有不樂之色何也負羈曰吾聞之有福不及禍來連我君有福未必及已其禍之至當連我也今日吾

君召晉公子其遇之無禮我與在前吾是以不樂其妻曰吾觀晉公子萬乘之主也其左

右從者萬乘之相也今窮而出亡過於曹曹遇之無禮此若反國必誅無禮則曹其首也

子奚不先自貳焉負羈曰諾乃盛黃金於壺充之以餐○先慎曰乾道本無乃字拾補有

盧文昭云乃字脫餐當作餐下同

今依拾補增

加璧其上夜令人遺公子公子見使者再拜受其餐而辭其璧公子自曹入楚自

楚入秦入秦三年秦穆公召羣臣而謀曰昔者魯獻公與寡人交諸侯莫弗聞獻公不幸

離羣臣出入十年矣嗣子不善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嗣上有其字吾恐此將令其宗廟不拔除而社稷不

血食也如是弗定則非與人交之道吾欲輔重耳而人之晉何如羣臣皆曰善公因起卒

革車五百乘疇騎二千疇等也言馬齊等皆精妙也步卒五萬輔重耳入之于晉立為晉君重耳即位

三年舉兵而伐曹矣因令人告曹君曰懸叔瞻而出之我且殺而以為大戮又令人告釐

負羈曰軍旅薄城先慎曰薄迫也吾知子不違也慎曰謂知不背吾也注說非其表子之聞

寡人將以為令令軍勿敢犯曹人聞之率其親戚而保釐負羈之閭者七百餘家此禮之

所用也故曹小國也而迫於晉楚之間其君之危猶累卵也而以無禮涖之此所以絕世

也故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